

江西通志稿

第八三册

地 250

42

部 = 83

文徵·孝孔類目錄

唐

代書

與徵之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答元懷州論政理書

宋

與曾學論氏族書

使金上母書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謝洪帥大監

上廟堂論楮鹽書

與靖安范令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

柳宗元

5

歐陽修

洪皓

蘇轍

孔平仲

徐鹿卿

舒邦佐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與丞相別紙

與馮奇之橋書

與黃商伯

與黃商伯

答饒州蔡通判

西原崔嘉彦二首

答白鹿長資

答呂伯恭三首

與曾致虛書

與錢伯同二首

與趙宰

與朱元晦

與趙子直

與程帥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稿紙

元												明												隆九淵											
崇仁申縣尹書												答上清張真人書												陸九淵											
上程雪樓御史書												與清江葉令書												姚鏞											
賀何尉名時字了翁												與許江葉令書												楊萬里											
上丞相留忠齋書												與許江葉令書												王炎											
與參政魏容齋書												與許江葉令書												王炎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辭啟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書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致江參政古心書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同袁州曹守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饒州之任上吳提照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新吉守劉伯協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上吉守范計院啟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宋漕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興王諫仲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法學論書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與劉進賢書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賀中丞王公平定逆寇啟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方孝孺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煉子寧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丁洪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范文程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陳憲章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楊廣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羅倫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費宏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費宏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費宏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費宏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費宏												與許江葉令書												文天祥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二省博物院  
稿紙

後州太守書	薦友人書	與臺省諸公論叢了書	與胡柏泉總判論項盜中書	與朱從塘論清軍書	與智學查虞卓書二首	答後真書院書	論東鄉事宜請築外城書	後高憲台請至白鹿洞書	與法靜筆巡撫書	奉內閣賈鵠湖書	與王晉漢司馬書三首	遺難撫書	與反人論史書	慶州中贈	後胡莊溪	上魏撫台葉按台及都台書	為阻冒籍與揚太守書	■答母知縣書	又答母知縣書	託吳學官達母知縣不祭鄉賢書	清	與甘使齋書	與馮審菴書	癸巳與李仲閩	己未答松江蔣敷函書	己未答甘使齋	答李淑行書	賀策	賀策	霍洪光	李萬實	劉應秋	劉應秋	鄧德泳	艾雨英	夏尚朴	夏尚朴	王守仁	陳泰來	賈元祿	鄧守益	鄧守益	曾汝昆	黃大節	黃大節	黃大節	黃大節	黃大節	黃大節	劉士望	謝文海	謝文海	謝文海	謝文海	謝文海	謝文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三晉博物館  
稿紙

戊子	與甘健齋	謝文游
與甘健齋	魏際瑞	魏
後謝灼齋書	萬任	萬
上宋撫軍書	恽敦	恽
上陳望帆按察書	李琰	李
與吉水王明府書	陳宏謀	陳
答吳主講湘泉書 二通	陳宏謀	陳
第四書	吳嵩	吳
條陳東鄉縣事宜書	楊士達	楊
上某總督論禁鳥槍書	王有年	王
答吳仲升論修金谿縣志書	鄧觀	鄧
上沈撫軍勅冠書	張尚瑗	張
與魏昭士書	黃文澍	黃
與葉明府書		

江西四會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與彭允初書	宋昌國	謝肇清	又在茲	吳湘皋	楊萬里	楊萬里	楊萬里	文天祥	宋華國
答潘明府書									
上當事書									
上署江西巡撫包公書									
書啟類									
同筠州交代命守寺正啟									
筠州到任謝周石相啟									
與吉州守王別翁啟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啟									
賀馬碧培丞相啟									
貞女宋門謝氏徽詩又啟									

清

宋

代書

唐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以還儒風絲絲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  
 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  
 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東  
 筆慕楊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泰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  
 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  
 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  
 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  
 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  
 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全部元八員外賢祭牛二侍御秘書蕭  
 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  
 言苟於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  
 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特此代書

三月三日樂天白

與微之書

唐白居易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  
 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  
 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幸學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  
 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  
 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  
 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  
 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雨  
 入船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  
 是事略叙近意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家人幸皆無恙長元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第妹六人  
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山  
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地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  
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  
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  
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  
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  
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  
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  
三泰以先奉報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  
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曾然塵念此  
際一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殿後欲  
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  
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答戶部崔侍郎書

唐白居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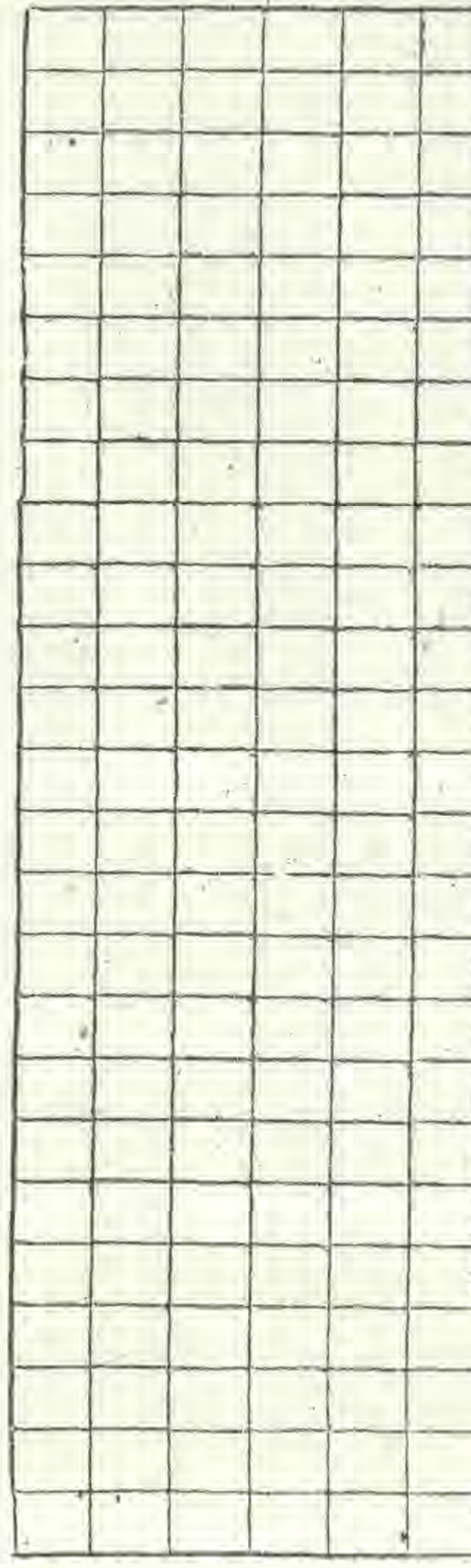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且承康寧喜與抃會  
并別觀手翰訪叙綢繆何春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  
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垂問以體氣  
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  
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  
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最要者輒梗概言之頃與閣  
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

相誘導別來聞獨道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  
寄言來書云羸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  
蕭二舍人移官閒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  
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顯合散增減耳如不佞者又何幸焉自  
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別有厚薄而  
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類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  
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  
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  
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  
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  
之手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  
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日有糲食歲有羸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  
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東  
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  
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

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  
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





唐

答元鏡州論政理書

唐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徃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為大任。甚感。甚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獎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此。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省圖書館  
稿紙

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眾。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苦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括拾。以輸縣官。其為不均大矣。非惟此而已。必將。而備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徐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贏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

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代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  
產而惟丁田之問推以誠實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  
村之制遞以信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  
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獎政必須一定制而後  
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之所代者誰耶理  
歟獎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獎也蒙之其在可用之數

與曾鞏論氏族書

京歐陽修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傭人惠書其勳豈勝媿也示及見  
託譏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  
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  
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孫樂  
為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

江西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三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  
漢初則據當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  
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  
之世至平帝侯才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為都  
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  
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君曾氏出於鄭者

蓋其支庶自別有為曾氏者爾非鄭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  
曾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京作坊使為江浙發運  
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於今云洛苑使者且從所述皆宜更加  
正者山家無文字尋究幸察

使金上母書

洪皓

遠違膝下，忽十三年中，間兩大病，自謂必不起。天憐羈苦，偶幸  
 再生，日夜憂愁，孳孳一年，高忍不及一見慈顏，以此痛心，殆不堪處。  
 皓自酉年閏八月至太原，明年十二月至雲中，兩處供給，幸不缺。  
 又明年五月元帥駟皓詣冷山，悟室監軍家監軍使皓教其子昭  
 武是行，在塗兩月，跋涉四千里，冷山距金都二百五十里，地苦寒，  
 九月雨雪，四月草始生，十年中受盡艱辛，不可勝說，衣著更不與  
 盛夏服粗布，隨行使臣沈珍、兵士邛德、黨趙幸在張福柯辛已死，  
 皓至冷山之明年春，元帥嘗許南還，將行監軍父子堅不肯比，至  
 草地，元帥雖怒已無及，乃遣王侍郎四二三年來監軍稍相信，前  
 此見問，尚中事皓不識其意，每煩惱，戊年金軍過江，有虜到秀  
 州人後，卻到冷山，皓以秀事問之，雖知此州官吏，在前期往華亭

六

在前期往華亭

免遭俘掠，終不得端確，緣此憂惱成病，監軍後除右丞相，不主和  
 議，前年七月罷知興中府，故宋魯三王內外用事，欲割地以和，  
 去年正月復召悟室入專權，益甚，三王不勝忿，謀共除之，為二吏  
 所告，七月三日，遠誅三王，九月王侍郎來留肇州，遣其副回索進  
 奉及取投附人，朝廷既無素備，其銀絹札教合入商量，乃一切峻  
 節，遠至交鋒，雖順昌軍提兵帥眾集，忽復班還，何補何補，使臣履  
 危受辱，不足惜，當念上皇神樞久寓避荒，太后年高，豈不思國宗  
 室因辱，不忍說，生靈轉徙，何時休息，謂宜措以濟事，況為親屈所  
 當容忍，悟室嘗問歲幣，皓答云：契丹景德中雖有此例，緣山東河  
 北產絲，其地今屬金國，費之東南，恐不如數，金三千兩，景德無  
 之，又問正朔，皓答云：年號本朝所自有，悟室云：南朝欲自用，其年  
 號若表章來，當用此，問年號，又問封冊，皓答云：此是虛名，不必較

又問	投附	人還	可得	皓答	云東	魏侯	景以	十三	州投	梁有	衆十	萬
後敗	守壽	春才	得數	百武	帝欲	以景	易姪	淵明	景遂	作亂	陷臺	城
弑二	帝景	雖滅	梁祚	亦亡	監戒	甚明	恐必	不許	雖許	亦不	肯來	就
死徒	成禍	亂悟	室曰	我亦	不可	得大	人云	須得	投附	人至	若不	至
自壞	爾家	國久	之謂	皓曰	隨我	到濟	州看	春水	爾是	直性	人言	語
樸實	與我	意合	將爾	與大	夫商	議我	約藍	公佐	四月	間到	來若	三
兩格	事從	得使	爾歸	國商	量遂	以三	月半	到濟	州四	月四	日回	冷
山居	八日	悟室	又云	更隨	我到	燕京	以二	十三	日起	五月初	到草	
地及	間葉	將來	所請	皆不	從大	怒起	兵向	河南	及順	昌之	敗岳	帥
之來	此間	震恐	未幾	而岳	帥軍	回吳	璘軍	大敗	河南	關西	故地	一
朝復	盡得	八月	十八	日皓	與宇	文相	公先	入燕	至九	月七	日而	車
駕入	宇文	去冬	教悟	室子	孫因	此遂	為謀	盡每	屏人	私語	至夜	分

悟室	問江	南如	何可	取宇	文云	先取	四川	順流	而下	宇文	前此	已
知音	舉及	充規	畫二	省	制禮	凡百	與議	今有	男女	二人	自	
云南	中一	子是	過房	一女	是庶	出老	年無	親惟	此二	子自	與悟	室
議換	授光	祿大	夫翰	林學	士兼	太常	卿修	國史	詳定	禮儀	以此	欲
得皓	亦換	官庶	幾朝	廷知	得例	換九	月二	十二	日悟	室父	子八	人
同右	丞相	蕭度	父子	四人	皆統	死城	外焚	之為	其踐	扈擅	命也	皓
雖侍	託幸	免換	官亦	未敢	理會	請受	二童	為體	樹之	資近	又聞	例
有換	授擬	皓朝	散郎	翰林	直學	士皓	自聞	換授	日夜	號慟	有昭	烈
大將	軍者	晉國	之弟	從前	相愛	聞此	見憐	遂同	晉國	之子	見平	章
相公	想母	老累	重乞	免換	授雖	已見	許未	知其	佗宰	執何	如更	司
日可	決也	孀年	高豈	不因	皓重	添憂	愷然	為國	忘身	自古	有之	
無可	奈何	所願	免得	換授	將來	和定	須可	圖歸	萬一	不免	與老	小

長訣矣臨紙投淚慙不自勝申年十月晦日男皓百拜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宋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  
 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迄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奉新胡克順葬  
 之胡氏昔為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  
 胡氏衰公之墳域荒第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  
 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  
 籍沒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為之掩江竊惟南  
 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  
 喪師威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  
 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為身計義動中國  
 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  
 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  
 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列如  
 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  
 祭祀稍存樵採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  
 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載越

謝洪帥大監

宋孔平仲

某賦性之愚筮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寬明曲賜假借  
 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恩不勝感激士重知己何  
 以報償間違榮戰之嚴衝冒波濤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  
 謹誅然甚惶恐恭惟某官抱器闕富逢長穆清累更中外之繁風  
 著聲實之美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稔談笑以治  
 衆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朝之榮倚席可俟方春云  
 暮于氣極暄更祈順序養安慰人屬望

某投閒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微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說兩月以來江而蕩楮收拾幾盡債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契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蕩所以扶新減蕩所以扶蕩蕩於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廢爛甚者採而為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選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蕩之增即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為甚然救得楮契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弓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橫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其前所議浮鹽以為價愈高則私販愈卑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此見違禁者魚貫於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為辨爭之道私贖公文言之詳矣嘗蒙下賜鈔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汗以為遺事息則罷之有以符丞相之心矣不認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費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幹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哉矣乎江西早木僅爾中熟晚獨未保其狂六十萬之糴為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為先出位僭越等祈鈔察

與靖安范令

京舒邦佐

奉詔字民消辰視印章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聞父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鳧某官玉壺寒冰銅盤甘露價重青錢白壁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躔揚標宦海愛古人之馴雅試大手於割雞今者莅官艱哉為邑州家索錢急如星火縣庭為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旁觀太息竊觀今元帥與黃復出則知新令尹卓魯何難三異朝聞十行夕下真祖會攬澄清之譽耳孫當繼烜赫之聲某辭滿有期參拜不日事大夫之賢者又何假於薤規有先人之敝廬願少須於棠蔭

與丞相別紙

宋朱熹

熹區區愚態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  
 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其官造化  
 之力乃得為吏廬阜之下其邱林泉石號為東南最殊勝處固已  
 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樾  
 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  
 墜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  
 篇妄意以為朝廷儻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  
 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誦道於其間庶  
 幾上有以副知過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  
 憐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  
 至有靡耗願以事體希濶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  
 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  
 熹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百一頁

答馮奇之倚書

宋朱熹

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  
 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  
 為究竟法耳余正文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  
 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至無取者誠然然渠亦  
 豈容他人之取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  
 經段落注疏却差明白但功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  
 了耳商伯時下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  
 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二呂在此早晚講論粗有條理  
 足慰岑寂也





西原崔嘉彦二首

宋朱

字

昨日裴徊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暮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  
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屋仰勤神用方丈窗  
牖只於兩旁為之大小隨意可也承手示聞還自德安體用冲勝  
良感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為  
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客面道或  
因入城幸左顧也

答白鹿長貳

宋朱

書院經雨不能無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  
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為久遠故事矣三大字本就桌  
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  
就修即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  
想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間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  
同心唱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  
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岑呂伯恭三首

宋 堯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熹。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為民整一二。久遠矣。茲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湫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託於欽夫矣。五賢之託，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為落筆，却懇韓文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粟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畧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咏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

一三

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枉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為請耳。韓文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向來所遭躡籍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跋踏於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煩為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騎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為禱，不宣。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益輕健，但數日暑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尊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為抒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

不惟為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足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暑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卧龍，有小庵已廢，迨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白鹿書院承為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為至切。此邦人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為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曾致虛書

宋朱

熹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為像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為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為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克有匍匐就食之誦，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為無據也。

與錢伯同二首

宋陸九淵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  
 牘疏數。尚奚足言。荆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為標  
 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  
 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徃徃不免  
 安常習故之患。故荆公一切指為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  
 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荆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  
 故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荆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  
 吠聲者。日以益眾。是奚足以病荆公哉。祠宇陸敗。為日之久。莫有  
 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  
 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  
 事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

一五

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居山逾  
 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籍庇宏矣。茲山  
 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西有半山。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卧龍  
 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為一澗。垂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  
 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翻濤。四曰疎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  
 七曰飛雪。木石自為階梯。可泐以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  
 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  
 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為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  
 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吾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趙宰

字隆九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迴翔仕途，繫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譽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之傳，寔異前日。駁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疾，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耶？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貢諛獻佞，以蒙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為官，其實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宮堯，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腴民脂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

一六

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逢執事之不聞，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朝夕，於將命以完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朱元晦

陸九淵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勳息。慰浣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騫。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敷。伏想大摠素蘊。為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為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為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畧偃蹇。中為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為階梯。可。以。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為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為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峰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為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鷺湖。然猶羨函茂。既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日悵惘。

與趙子直

陸九淵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感德。汗吏黠胥頗亦斂戢。向來懷疑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考究此等頗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攷。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向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鼎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闕。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今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測入倉。百姓皆訴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未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足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尅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獲。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獲者尚多。

興程帥

陸九淵

伏蒙龍鳳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得者一  
 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耀心目執事之賜偉哉詩亦  
 尚矣原於履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壘而流焉者也湘纍之騷又  
 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唯彭  
 澤一源來自天稷與眾殊趣而淡泊平夷玩嗜者久隋唐之間否  
 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振  
 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  
 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賦貫穿馳騁工  
 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  
 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  
 詭也開闢以米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  
 幾時而高快寢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藉放棄於泥壤  
 醬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而登諸

江西通志卷之九 藝文志 陸九淵

簾積千霄照乘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  
 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把其翼以為主人壽某亦江西人也敢不重  
 拜尤寵

興宋潛

富陸九淵

僧有白事金給為邑封壤福隘無豪商富民生產之絕出等夷者  
 稅籍之為縉綬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  
 其力畏事自愛翁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  
 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結興以來寢不如舊  
 民日益貧俗日益弊比年荒歉益致窮感原其所自實官病之大  
 軍月橋起於約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  
 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月橋  
 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考考得蠲減獨金給少更不解事懼吐實則  
 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給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縉綬八百  
 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賤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正緣侵欲無



藝植骨涯隨民不聊生縱遇徭民莫能善後屢有賢宰條陳本末  
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  
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大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

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窮究月極本  
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持元牛十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  
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  
弟以某膏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後有管  
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厭耳  
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監司督之州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  
睚眦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又移之煩  
追還之頻賄謝之厚繼取之苛皆此其故積無補於縣官獨足  
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真有負哉  
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盜積負之源賢在於  
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省二卷 物 物 稿紙

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極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蓋  
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郡縣所謂移東籬掩  
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  
利乃吏胥之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  
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竟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  
可謂善生常談而思之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是問倉臺守倅皆  
賢有所建議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聞便稍亟書字  
有塗注處併幸亮恕

與王諫仲

宋陸九淵

某遠遠誨言三換歲矣區區瞻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  
 義然豈勝感沃江鄉何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  
 緩急亦已外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者之不便計必出此  
 亦議者之所前料若無足怪獨陰氛重重殊未廓清葵藿之心不  
 能不為大明惜之聞去冬不願著足關蓋只欲休去歇去之語尤  
 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蔽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為私便某占籍江西  
 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開府用何日傳聞下車  
 十連胥慶此非尺牘虛解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德  
 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元子儀之喪秋初又哭一  
 殤子乃將為先兄子壽後者薄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  
 作幾至於斃臘月頓愈今頌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  
 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敬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為馬祖者廬  
 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登者為寺其陽名曰應天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寺廢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荆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  
 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隘後建一草堂  
 於其東山間亦祖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僧數友朋登山盤旋  
 數日盡發茲山之秘要領之遊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  
 去冬之堂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為方丈以居顧視山形  
 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  
 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為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  
 下南仲諱運其諸子而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  
 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仗助之其經營之  
 初亦張為之地今張凡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  
 方丈為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  
 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澗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  
 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  
 數十里遠者數百里單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十狀萬

能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	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蒼林陰翳巨石	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縞經石可	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	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犬旱不	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菴其處亦勝有	風洞有浸月池有東壠有樺木壠有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	名嘉者北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	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	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凌霄縹緲	如畫山形端方廉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昂首躬背形狀	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	左西望貌姑石懸(誌)諸峰峭崿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	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清仙巖臺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
--------------------------	---------------------------	---------------------------	---------------------------	---------------------------	---------------------------	---------------------------	---------------------------	---------------------------	---------------------------	---------------------------	---------------------------	-----------------------------	--------------------------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二

窈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迤然地勢卑下夸曠非甚清激香沒於  
 蒼茫烟霧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為求見挾掖山之書聞治  
 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

上吉守范計院啓

宗姚 鋪

勢難	復何	治民	渠流	險蛇	之問	而深	伏過	民之	人以	則從
難	尤	猶	久	如	被	詰	心	過	無	其
冠	伏	牧	為	不	何	微	知	念	罪	
甘	念	羊	巨	斷	人	蹤	任	其	誣	
雁	某	豈	蠹	蔓	考	因	理	務		
專	發	客	人	恐	欲	以	治	除		
殺	學	有	不	難	有	自	豈			
之	字	敗	堪	圖	利	明	求			
辜	人	羣	命	遂	耶	向				
事	粗	者	莫	行	說	令				
有	期	矧	保	國	捉					
從	行	此	至	人	報					
權	志	萬	虛	皆	於					
迄	見	安	之	曰	郵					
被	惡	邑	安	殺	筒					
至	如	按	天	之	飛					
公	去	於	誘	言	謗					
之	草	諸	其	不	於					
實	必	峒	衷	暇	牆					
本	使	之	俾	士	壁					
非	其	衝	離	師	大					
得	絕	厥	巢	則	有					
已	根	有	穴	可	從					
天	焉			以						

善變而耐事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

難用法如平時知某非貪天功斷不縱

賜以涵涵其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

江西省通志信稿紙

三頁

與新吉守劉柏協

崇楊萬里

恭審涓選岳牧保釐藩維偉然斗南一狄之英大名垂於宇宙倬

彼江右三劉之裔茂闕冠乎雲霄不待見而識耿介拔俗之標望

其來而起中和樂職之頌恭惟判府大中經天潛地之學挈國濟

民之謨泝子政子駿之淵源海同川會續公是公非之光豔電掣

霜開播柳山之最聳為湘江之表漢緊我粉榆之社為今鄙魯之

邦鵠袍萬人來游泮水台星三點下燭泉續之賢宅乃

承流之帥良二千石後稱西京循吏之遺風一萬艘前借東坡

送行之佳句小漱白鷺青原之芳潤時登紫荷玉筍之班聯某久

挂雙纓將撰二履扶杖聽詔即望見於葱珩當戶抱克敢忘規於

薤本

宋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宋王炎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那把麾遂藉二天之大庇敬裁奏

計仰告成期某官今士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溫厚外示德人之容

山水清明內潛君子之智三異仁孚於眾志十奇聲徹於宸臆望

寶浸高壽知彌篤看提泉覽專屬星轅總一道以錫山運一鞭而

滿地但見阜通於九府不煩分隸於三官佇說外肩即登近侍炎

分憂所寄志難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

懼交懷仰藉幷懷幸獲依於德宇更期做菟庶無戾於官箴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回袁州曹守

宋王炎

榮膺芝檢分子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拜賜首勤

君子之撫謙修廢未違懷慚不敏某官英才穎秀深識疏通劇

撥煩解數十牛而刀無缺折發奸摘伏照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

虎節於靈山授魚書於滋浦治声聞上遺愛在人日遣丙夜之晏

欲孚德意江左宜春之與今號名藩晉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

惟蕙披霧末由魯柝相聞幸依仁之孔邇郇雲有爛感陳誼之甚

高喜愧俱深編摩莫忘

致江參政古心書

宋文天祥

某恭惟宮使大參相公先生芝山清逸珥館宴超天相有道鈞候

動止多福某昨歲獲走一介詣舍人門下伏蒙鈞念勞苦有加祇

服訓辭至今疊疊俯仰山林感慨年歲又若是其寥濶矣某官百

年幾見一代共宗司馬居洛而相天子活百姓都人西其首而望

張子岩杜門白首而嗣皇嗟歎用晚倚之以向中原先生今其人  
也上方舉元祐故事勤於夢卜旦夕爰立言人人同先生不以此  
覲於當世而當世以此祈於先生惟先生重愛眠食以幸世道某  
屏伏田野蒙賴鈞天之庇守先人墳墓幸無闕狀追惟兩年間口  
語橫出先生進而廟堂退而江湖德於其人如出一口傳所謂生  
死肉骨之情也報答知己言語抑末傾竭犬馬尚庶幾於門牆專  
人上狀百拜起居袞烏皇皇未遑納拜心之泫泫如此江水仰乞  
鈞鑒

與吉丹守江提舉萬頃書

宋文天祥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竇共  
邦人顛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  
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  
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勝一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省立圖書館  
稿紙

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充  
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  
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  
泉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漏泄  
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  
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  
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  
章貢素無糶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  
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  
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  
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  
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糶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後仁明  
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啟

宋文天祥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箕，壽斯文竟。史以壯歲，罕魁。竟咨為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漢之名。宋祁遜宋郊之榜，韓家闕閱。吳氏管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禮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童科，或有摩於胄監。輝煌簡冊，雜遝衣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雖正步亦期，似高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龍，才長縮翅。故家喬木，借柳歸舊。峽之陰，宦錄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榜帖。久寒石室青檀，閱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弓冶。勉為今日之箕裘，有嚴君馬。唾棄萬年之詣味，難為弟者。誓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磁琢磨之地。晨寬花露滴乾，硯眼之雉。夜帳木油，剔盡案頭之蠹。以孝弟忠信

江西

二六

頁

為寶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即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孫之。齋白屢選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遂令伯氏吹埙，仲氏吹篪。過尋庖人繼肉，原人繼粟。方嗟雌伏，未遂雄飛。適槐粟之揉黃，借棣華而指米。擲番骰子，同竿喝六之籌。響起弓絃，共上中紅之塚。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平白解嘲，擲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擊。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鍾於雜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之黃霸。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釵之橫彘。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楮雪，以牋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

負揄揚大賢何所不容。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緒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宗文天祥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饋錄。示有札。竊認朝廷為李。秘丞諸公有請。持發諸項。橋積贖我。廬陵而賢太守。敬恭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純仁。發政朝廷。甚為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為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郵。持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濶狹。台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履責之。八縣宰。宰最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

江西南昌府志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非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令作一項措置。不此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同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問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懇恃寬貸。又得稟陳。



賀何尉名辨字

宋又天祥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旱祖帳為意腴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  
 圖世變法法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  
 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辰轉變化以至若此  
 事變可畏矣或某學無涵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來歸求為杜門  
 循省之計藉慶雲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違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  
 桑梓若君寶在蔭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與懦大  
 冠逢振文以程吳歸焉方謀奉狀至屏下而紫氣哩哩已移朕鄰  
 况交臂相失悞此悵快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  
 膏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涸竭之餘雖近於不可  
 為而開繁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為邑得之朋友  
 兄謂官餒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平林以鄉人為  
 郡念此至熟也執事軍期之暇為之定制立數求為一定之經惠  
 幸茲邑其庶幾乎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上丞相留忠齋書 即副聘書

宋謝枋得

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  
 生所知也朋友自大都來謂先生以賤姓名薦大元過聽遂煩旌  
 格某乃南辰禮閣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賢二字褒之入仕二  
 十餘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  
 今年六三矣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畧數不可應命者其說  
 有三老母年九十三而終獨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  
 子孿婢以枋得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一年矣旅魂颺  
 颺豈不悽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  
 凡此數事日夜關心不可應聘者一也其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帥  
 臣嘗握重兵當一面矣兩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適不曾降附  
 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武降附表宋朝帥臣監司寄  
 居官員降附表以及諸道路縣所申降附人戶中有某姓名否甲  
 申歲大元降詔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

救	放	釋	一	人	之	數	夷	齊	雖	不	仕	周	食	西	山	之	薇	亦	當	知	武	王	之	恩
四	皓	雖	不	仕	漢	茹	商	山	之	芝	亦	當	知	高	帝	之	恩	况	身	踐	大	元	之	土
地	手	大	元	之	赦	某	屢	矣	某	受	大	元	之	恩	亦	厚	矣	若	效	魯	仲	連	蹈	東
海	而	死	則	不	可	今	既	為	大	元	之	游	民	矣	莊	子	曰	呼	我	為	馬	者	應	之
以	馬	呼	我	為	牛	者	應	之	以	牛	世	之	人	有	呼	我	為	宋	逋	播	臣	者	亦	可
呼	我	為	大	元	游	情	民	者	亦	可	呼	我	為	宋	頑	民	者	亦	可	呼	我	為	大	元
逸	民	者	亦	可	為	輪	為	彈	與	化	往	來	蟲	臂	鼠	肝	隨	天	付	子	若	貪	戀	官
爵	昧	於	一	行	縱	大	元	仁	恕	天	涵	地	容	哀	憐	孤	臣	不	忍	加	戮	某	有	何
面	目	見	大	元	乎	不	可	應	聘	者	二	也	某	受	太	母	之	恩	亦	厚	矣	諫	不	行
言	不	聽	而	去	猶	願	竭	駕	純	以	報	上	也	三	宮	北	遷	乃	自	大	都	寄	帛	書
曰	吾	已	代	監	司	帥	臣	具	姓	名	歸	附	宗	廟	尚	可	保	全	生	靈	尚	可	救	護
三	尺	童子	知	其	必	無	是	事	矣	不	過	給	羣	臣	以	罷	兵	耳	以	宗	社	為	可	
存	以	生	民	為	可	救	給	臣	民	以	歸	附	此	太	母	之	為	人	君	自	盡	為	君	之
仁	也	知	宗	社	不	可	存	生	靈	不	可	救	不	從	太	母	以	歸	附	此	枋	得	為	人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堂尾物館  
稿紙

臣自盡為臣之義也。聞太母上僊久矣。北面長號。憾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有何面目。捧麥飯。灑太母之陵乎。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為念。特賜仁言。陳情。俾與太平草木同沾大元之雨露。生稱善。七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察某之心矣。

上程雪樓御史書

宋謝枋得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  
 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  
 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  
 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某幼讀此  
 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  
 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  
 言孝矣惟罷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  
 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皇帝欲求至誠無  
 偽以公滅私明達治禮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  
 亦玷其中執事將隆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召者以資幣厚  
 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興  
 朝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

江西南昌府志卷之三十三

三〇頁

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皇帝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  
 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意君謀亦忠矣然自燕京至上饒五  
 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練經之服不可入公門草  
 土之御不可徹殿陛姓名不祥者不可辱名賢薦稿也稽之古禮  
 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之孝也解官持服  
 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解煙霞  
 而依日月者亦多矣不聞有冒喪履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  
 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能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亦未之  
 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命順執  
 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  
 人有不葬其親而急於得君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存非聖君賢相  
 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三代而  
 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郢皆  
 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耆舊能

言之此執事所熟聞而願學者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嶽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置八絃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恃姑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饋無可思拊髀可無嘆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禮義者乎某之至愚極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僕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瀆旒冕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歿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羣起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滅此嵩之所以壽終有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

江西通志續編

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間帥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敞起復為執政其他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而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辜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二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淒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服文飾其詞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

與泰政魏容齋書

宋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赦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寃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聞豈不知恩所以願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喚之意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

江西省通志卷之九

三二

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被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客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間民於大元治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鑒臨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自當縲絏見公脚凶服不入君門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言書獻之一任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則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饋事件盡交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

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天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馬  
 有子死而不哭者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能從  
 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有殺者二此子  
 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  
 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妒婦矣言一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  
 則人必以為為妒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崇仁申縣尹書

吳澄

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旱之  
 縣宰為百里諸侯所祭者境內山川先儒嘗禱禱雨  
 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今都不理會却去土木  
 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俗之救政在乎此至  
 代亡國君臣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  
 青詞之類皆矯誣僭亂之編適足  
 欲致禱當用祭文於山川  
 表州禱雨謝雨三篇  
 此而已張令史  
 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  
 乎其可今錄韓昌黎  
 流建醮此乃前  
 改良可嘆恨  
 足以感格哉若

答上清張真人書

明方孝孺

僕少時聞漢天師之休風悚然驚嘆思見其子孫以考委社之所  
 在及冠游京師東南之士往往傳至文詞翰墨僕一見輒識之曰  
 此非超乎埃氛之表遺世特立而與造化為伍者不能至也固已  
 勢髣執事之為人數年之前在京邸周贊禮孟啟持所畫便面致  
 雅意微鄙文若識以為可語者追維夙昔之心因不辭而為之然  
 所習殊業所趨異致自愧不足有所發明天台人來忽辱去年所  
 枉書敘述疇昔辭意閱眇且喻以所存展誦反覆竊然如聆鸞鳳  
 之音爛然如觀慶雲之輝肅然如接言笑於神明之庭廣莫之野  
 不知其相去數千里之遠也僕嘗私悼世降術離言道德者咸失  
 其宗老子之教至漢而興然其意亦與厥初大異矣况至於今又  
 千載其變遷盛衰之端可勝道耶於此而能獨覺其意奮乎矯厲  
 以反本真如執事非高世之姿何足以臻此哉昔之所期乃今果  
 合所得者多矣第僕資器汗陋厄於多病聞道之日甚淺無由致

一二三言志館稿紙

三四頁

身嵩高殊特之境以承緒論於下風然執事方凝掃虛靜以久視  
 斯世而樸年齒志力尚有進者他日黃遂邂逅握手相目各語所  
 聞以較異同得失計未晚也春和道體何如山多高人隱者無  
 由奉見徒有傾向而已

勸集

興清江葉令書

明練子寧

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供焉執事其  
 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於消禍救寇之遠慮耶諺曰盜  
 賊起於饑寒禮樂生於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  
 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曩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  
 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  
 惑於妖怪之說而冀免于禍災其終也剽掠攻劫而為盜賊之計  
 故有國之典必草薙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  
 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之

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  
子之祿以為王臣其  
僕之責也聽而行之者  
明朝廷之禁以徧喻鄉  
責各鄉里甲使之吏相  
督察以去夫奸邪之輩  
敢有吝匿者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命巡檢諸司各于所隸  
捕苟得其資許誘  
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  
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  
罪擇其尤者一二人置  
諸法以明  
破膽而自  
敬矣語曰滔天之浪始  
於  
滴燎原之  
于細微杜漸之不  
可不早也執事其  
急焉

上霍渭崖為橫峯請建縣治書

明丁洪

林下生丁洪頓首再拜  
洪山林中人口不敢談  
時事利害有切於  
家門輒敢以塵清聽所  
望明公主張以救此一  
方民耳吾信弋陽  
地方曰橫峯其民初自  
浙之處州流寓於此夫  
處民本黠獷也而  
橫峯山水巖惡居之氣  
習驚悍又若有以使之  
然也故其民易以  
為亂而難制不三四年  
必一變先年添設通判  
一員以制之人見  
其無虞也曰判也不知  
適有天幸蓋數年年穀  
豐登民頗樂業以  
故無虞也非盡判之能  
也今年五月大饑斗米  
千錢頑民遂復乘  
機作亂毀折人房屋擄  
掠人財穀稍有怨言者  
則以火以刃勢如  
烈缺風至膽寒比之往  
時其為害尤迅官府莫  
敢制縮首觀變而已  
所幸者新穀旋登變者  
隨定禍慘未極不然莫  
測其所止也其  
間良民遇變之初懼而  
不敢出聲及其已定自  
知將來必有大變  
必絕噍類欲率而去之  
又不忍頓棄鄉井乃結  
心誓天告乞添設  
縣治以保生靈洪亦與  
為歷懇撫按當道諸公  
諸公目擊其弊初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亦奮然即欲舉行奈今事息勢冷又若因循有待寢而弗行民頗  
缺望夫今擅其逸後當其勞無跡可以追咎此官事之可以委也  
亦任事者之常情也然有心為蒼生計者必為之曲突徙薪矣知  
之寧復忍於忽然耶設通判以制橫峯固一說也有其名無其實  
也蓋彼無銅章不得理刑名雖駐劄其地遇變掣肘亦木僵之人  
耳矣以制之此無益斯民利害也况十羊九牧差遣不常乎設縣  
不但朝夕鈐制擾而習之頑民不得輕動也其所管轄者錢糧刑  
名百務係於縣治四境之人往來而交易不息農工商賈各利其  
利造作役使不時催役市之傭者亦可度日地狹人多皆無足慮  
也此實久安之圖也

寄宗族書

憶我祖宗一德垂祐兩處蕃衍自尚書祖以下寄問猶通將五十  
年來音信隔絕雖累有木本水源之思只在影響間而已何天假  
良緣至有今日因託撫臺李廷訪及見發來家譜墓誌原係九叔  
祖諱澐者於萬曆二十九年間寄瀋陽經歷司吳國祥稍去又見  
遠年書信皆係祖宗手澤種種在目親族如親可勝心酸向只擬  
家譜失亡余將尚書祖知洛陽遺愛祠并巡撫寧夏碑記已尋得  
收存今因便中一切謄真附去念余之祖諱澄余之父諱植楠之  
下五子即余之幼名也余同輩兄弟下尚有二輩亦詳明家譜中  
矣諸叔兄弟未經叙叙不便子稱候異日沿途寧靖會晤有期祈  
我同宗原諒是囑

清范文程樂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復江右藩憲諸公

陳憲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  
 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殊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  
 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書院之舊希世  
 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  
 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  
 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嗚呼茲昔  
 朱文公之留意於斯地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  
 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固不惟文公是師  
 也自文公沒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  
 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此不  
 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局  
 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較其行愈詳其文落寞而不章歲月侵  
 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未求於心措於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三七頁

其於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百鈞之  
 任以與鳥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  
 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  
 不滯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  
 之而過其才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  
 下有仕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誰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  
 技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  
 獨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  
 其少為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遽惑於眾  
 口斯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帶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  
 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蘇伯誠

楊

應

執事為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此到洞中見傑棟  
 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聞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難以陶李  
 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門共入殊無差  
 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專今不若改門正對二先生之  
 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為當又二先生祠宜以黃幹李燾張洽  
 黃灝陳安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  
 而坐而陶元亮之德節李太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  
 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  
 李燾陳安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燾字敬  
 子建昌人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  
 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為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燾字  
 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及宋史列傳燾字師復丞相信卿之  
 子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

江西省通志雜稿紙

其畧如此冀執事更考而丹祀之庶無遺悞不具

與存縣言上中戶書

羅倫

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  
 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亦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  
 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  
 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  
 其人皆拒之而弗答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  
 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  
 救護之豈也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  
 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  
 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為盜  
 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  
 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

也作備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  
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誇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據則  
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之  
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考鄉八九兩都  
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稅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  
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縲寡孤獨者有之  
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  
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養之日何也民田欲數升下甲人  
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暴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  
藝乃以官作民留於他主田居富屋糧生下戶況里書作藝飛派  
說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  
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官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  
託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四連所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蟹者  
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馭朴之下何  
求不足竟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

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  
也若求賊於糧里已敗虛糧已敗鹽糧又賊如是其多也民有所  
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聞緣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  
十則四萬六千矣縣如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  
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絕單戶生員貧難下戶  
悉免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  
已矣事難聽及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傷吾仁民之心  
而已若據元中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  
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  
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  
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

得行其道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為流民圍以進沈名在從臣之列者吾嘗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遺書不覓滿紙

明費宏

與張學諭書  
吾鉛昔有學賢堂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為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多寡姓名顯晦凡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又從而俎豆之其詳具於邑志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自狀元劉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李公祐龔公敷及傅長者縷緝孝廉洙申孝子世寧太守胡公濬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某嘗恨之鉛為縣然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耶某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劉謂鉛山徐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補錄

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為諸子師範子融不知為本邑何許人既為晦翁所重則其人必賢者也然吾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於大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而已然則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在何時何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某每病之蓋世多中人其特立獨行者十百中不能一二惟上之人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崇重而表揚之則人有所慕其可導而上下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為君子之歸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署縣教序尊以尊賢善俗為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鄉賢者設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杖其好修自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為心也由是鄉人子弟知為善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吾鉛之缺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鉛之多賢亦將賴先生與王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鉛之所祀僅十人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愧者願博采而增入之勿患

其人之多使所舉不公而有愧於桓桓則一人濫入已足為北祠  
之病使所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五祠亦  
教在於至公欲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固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損  
焉亦非公也某方幸茲舉為一時之盛典而輒慮賢者之或見遺  
故以此告於先生惟裁之不備

與劉進賢書

明 費 宏

向年執事在德興聞聰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評道義已  
稿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今之俗吏可及矣既  
而更治大邑難為進賢之民喜而奪北與彼亦不能不為德興之  
民恨乃今事變忽起貴治通在疆域之內達道之衝實為者東要  
害豈非天祐斯人陰牖當道之衷而預以賢者處茲要地耶茲豈  
偶然之故耶生初聞難作慮其放兵四掠日夜西望惟恐烟塵之  
近寢食幾廢且將為遷避之謀三四日前人士從西來者咸傳執  
事方且獎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者擒戮無遺誠所謂聽於下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四 高 欽

風而竊勾增氣者執事以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然為一方忠義  
之倡蓋與古之柳公權顏頤下上而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  
之內顧巢穴不敢揚帆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朝廷養士  
皆如執事則淮南之謀自殺而今日之變可無矣僕恨相去隔遠  
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嚮往之誠匪朝伊夕聞反賊之兵入  
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甚沮某爾則亡在旬日况人知逆順  
皆有擊鼓荷戈之志執事與馬餘干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率之  
直搗城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報天子耶若拘常守故必  
待王師之至則事久矣變况客兵四集煩費融然民之受害益甚  
矣仕年安化王謀叛不數日仇鉞鄭鄉安國等相與聚擄其黨何  
郅丁廣周昂而實為遂就縛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亂臣賊子人  
得而謀先發後聞又儒先明訓執事幸圖之都憲陽明王公亦調  
兵四集矣借箸前籌以為忠義之助僕雖駑怯固不憚於一行也  
人回無仕見教幸甚

賀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啓

明 曹 宏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刺牛大難州城所托慶慰尤深竊以漢得周  
 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丞乃成淮蔡之款蓋遭變知權斯  
 不昧被髮纓冠之義當幾能斷乃不失乘墉射隼之時惟此逆藩  
 久蓄異志望迷四海但知蛙井之為尊夢繞九天詎意虎關之難  
 叩險如尼城暴甚豺狼窩賊兵以劫民或舉室盡遺其屠戮散  
 舶貨以漁厚利至傾家未厭於誅求視人命如草菅漸干侵乎國  
 柄當此承平之世忽興反叛之謀戕害大臣脅拘方面傳偽榜以  
 勅搖宗室肆醜詆以訕侮朝廷皆臣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憤  
 怒揚帆東下欲首犯於留都返旆西歸尚思據子蕩穴惡難悉數  
 罪不容誅若非國有忠賢力扶社稷飛羽檄以申明勦揚義旗  
 以倡率英豪則雀鳩方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既倒誰為雨水之  
 防惟人心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賊計無所施而浸微浸滅士敵  
 登城之勇首克逆業八懷敵愾之誠爭擒元惡煙銷戰艦江湖無

江南省通志館稿紙

四二頁

噴激之波鳥避棘門霜露積嚴凝之氣行且陳俘執訊奏凱班師  
 國法正而逆類潛消天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列郡荷救焚拯溺  
 之仁喜溢四方克居送行賞之苦業殫非常之變實為不朽之功  
 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之全材講聖賢之正學忠孝  
 誓由於遠近精誠孚格於神明是以動惟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  
 穢難翰繼照之光整頓乾坤永奠之位芳垂汗竹續紀太常信奇  
 偉而無前豈尋常之敢望某身居襄款未忘廟廟之憂家在亂邦  
 恒懼牀膚之剝頃見吳戈之起已為遷避之圖幸遂衣寧敢忘大  
 惠烹魚洗釜每懷願助之私賣劍持醪莫致趨迎之喜敬馳尺楮  
 少布寸忱伏惟高明照察不備

復撫州陳太守書

附費案

先此力疾奉啓論所以禦逆寧之禍者甚愧草畧辱不辭復賜教翰浼露莊誦英烈之氣逼人毛髮森悚恍然如拜光乾而領警款也感甚感甚幸此賊復霜之漸始於護衛嘗從家兄論議間拂知其微揚言於朝固欲遏之以犯其怒受其蝮螫之中延及先人泉下之膏百口幾不可免以其宗室金枝不敢謀報始血含冤以自幽冥之靈為名教之罪者久矣今其自絕於天為祖宗君父所必誅之賊則人得而討之也恨不快鷹鷂為在之誅必當其屍取其肉以除君父之憤而區區一家之讐可不足者幸變起之初執事倡義勸忠消除妖沴為東方長城之障而傲即賴以無虞不然荆北帶兵來者仇家發塚之囚竄從之而其誅孽又礪办陰伺圖為合勢之應舉族何所逃乎喜聞吳三八已落進賢擒殄中而周伯齡者近又獲於金谿邈卒之手此蓋孫公奏擬大辟罪在不原望賜嚴禁候決使不致漏網以貽後悔則一家存沒之感容有紀極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頁

耶陽明公謀議既同義旅四集焚其巢而躡其後不日當俘獲罪人以致太平之盛威德所被又豈直一方而已哉某雖至愚素奉明教不敢置身非禮以忝門下去冬獻書亦已畧陳蓋自母兄崇出獄之後已誓不復到江東門矣托疾山居意識為此逆賊萬毒數年深入骨髓萬一得志禍豈有涯執事陶鑄之恩等諸怙恃幸為宣明前日之冤使心事得大白於世此生不朽之感也人回謝復伏惟鑒亮幸甚





興臺省諸公論覈丁書

明羅洪先

按攢造京省黃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曰遵制也。府縣編派，列有徵實數目，曰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假立推收冊，無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必增減。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年之原額也。嘉慶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豐則減為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前令王君之諱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事例，研除補湊，止有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刊冊申繳，永豐亦減而為四萬五千七百。此編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撰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由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三十年，使司編派皇水，又以原額十四萬丁起數，而他縣皆從實徵。日者詳查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仍載十四萬原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一也，實徵有新

江西通志館編

四五

頁

有舊之不齊，此欲清者一也。編派一也。有用原額原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清者二也。府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此欲清者三也。竊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至此極者，要之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珥筆者又欲肆誣幻以存營窟耳。自貽伊戚，夫復何言。茲者伏遇執事下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均科派，此正更生之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照里起數，逐里徵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因生汰增加，慮里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也。大論里甲，則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以丁糧科派，而更冒原額為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似不可謂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惻者有三：曰田則重，曰驛路衝，曰物產瘠。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與南新共為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畝起科一斗六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派糧節畧於田科則

例項下獨遺吉水縣分不為開載致與七八升輕則同莫又坐原  
 額虛丁不為除此其可憐惻者一也吉水民性愚懦畏威守法  
 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縣刁猾唆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  
 意雖云水天補馬九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並無洋貼多  
 致傾家再查十七年刊刻里甲定則於歲派生派項下明載吉水  
 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為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量減派今吉水既  
 坐煩擾之苦且與蕭緝各縣歲派坐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坐  
 原額虛丁不為除此其可憐惻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  
 吉水俱當衝煩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之陂  
 塘地畝水旱無備終歲勤動猶不自聊典鬻償官無階控訴而又  
 坐原額虛丁不為除此其可憐惻者三也夫執事愛民惟恐傷  
 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雖遠於父母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  
 若存乎心目非必待其相聞也使隱忍過抑幽隱不達不亦辜父  
 母之慈矣乎意激辭直近於言突亦恃有執事之慈不罪其踴躍  
 跳號耳某不任拳拳之至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與胡柏泉總制論拜盜事書

明李萬寶

久欽德聞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穎所能具述者茲以地方  
 警急荷文城隅暴暄常叙未暇瀆陳近日閩廣有名劇賊出犯吾  
 省各黨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為切近自一府言之南豐為尤急  
 蓋廣昌新城為賊之所必至而宜黃樂安為賊之所經由三十六  
 年以來連遭殘破而今歲為尤甚若石油楓岡橋深灣沙窩俱屯  
 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者若非大  
 加振舉則孤城決不可守南豐不守則長驅四出建昌撫州恐貽  
 明公將來之憂也為今之計惟有責成守備增兵剴練定立條規  
 假之賞罰若土則聲勢日彰賊火則可勦賊多則可敵決  
 不至如近日閉城坐視自保岌岌任其縱橫飽滿而去也生也利  
 害剝床不謀夕雖廓清掃蕩之莫不敢與聞而綢繆牖戶之私  
 不容自默茲輒不避煩瀆仰控明臺惟我公意駕所加則精采百

倍長城之倚特在公一筆之下也今之當事者應文逃責民隱漠然依準既行百事俱了生居是邦敢盡言哉迫切饒古悻悻待罪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明 劉應秋

近從里中父老竊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為甚敢直披為臺下陳之蓋軍房捐書世傳其姦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十常八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舉將虛絕之戶指甲作乙滅東作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為挨求是無軍而蒙有軍之累一軍而駕數家之害上下於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遞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相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清軍無該書則承沿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於該書而求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寶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子弟者為繫令將見在所

江西通志稿卷之四

衛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刊為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證

江西通志館稿紙

頁

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即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寧過信於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為奏除或私與批豁或繫可免清亦繫不載冊內異日一過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即有因緣為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因赦邑父母業米父老款款之愚行之已有次第特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邑推廣之即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於軍又推之即匠戶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芻蕘極知愚狂伏惟寬照而裁擇之幸甚

與督學香虞阜書二首

明劉應秋

自文神入故省風教一新即慶南僻壤士咸果於自奮臺下作人之功裨益世道宏遠矣病癡之夫不能親炙宮牆亦不敢以尺一瀆左右所謂山林之禮焉耳乃仰止之思何頃不切肝膈也國史之評倚重臺下則以道德文章主盟字內片言所寄世以之華衮芥錢者也嶺北雖不乏才然非多才俗尚敦朴故郡邑乘率戒虛浮來教二帖生以闇昧矣辨蒼素乃自兜時所嚮仰者則如首帖董公越立朝大節已見省志純乎無議何公廷仁篤志聖學以知過改過為入道階梯鄉人至今服習其教語受之無不曰何生先仰不愧俯不作者也黃公宏綱為姚江高足子弟學主戒懼而一循自然竟日淵嘿如對君師跡其所至入於自然無欲之境矣又寧都丁公積作宰新會六年簡於事上勤於惠下陳白沙先生作丁侯祠記稱洪武以來一人為詩稱許者不一而足此確宜入良吏傳頃見江石名賢錄乃遺之豈以其官卑耶脫白沙見此想亦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八頁

為抱遺憾生所最心服者故府先此四公餘如省志所載恨生知之未真不敢強對南安則如劉公永者生為諸生時見該府士人能道其賢至如大庾侍郎劉公節博學宏詞有聲當代其人品亦自不苟乃志首且不載則必修志時此公尚存故也不肖生長是邦無能述其鄉之先達甚自可愧然計贛縣有謝鳳渚詒寧都有盧雲路遠大庾有譚南華一邑皆篤於好修其所品隲該郡邑人必有定衡竊意臺下倘宏博採之風檄下有司再覈其詳必自無遺漏不確之患矣雖然若董何黃丁劉五公粹美之行斷斷不愧古人不餘即故邑如袁公慶麟管公登等某不敢望其下風者寧止十數人固自不敢擬入恐妨採擇要以古人好修豈有期於身後之名在生輩今日亦惟不失秉彝之良耳矣至於國史所不及則有省志省志不及則有郡邑乘此亦世法勸善之誼詳畧之刻也諸惟台照不備又詳教劄大都為國史言耳昨修江石名賢錄意大明一統志所

載前代之人當自無遺所取者當代人物耳故歛邑止以何公廷  
仁黃公宏綱條土而宋時歛邑人才頗多者名餘姑不論有王鴻  
者隱於需巖窮探理學涿溪先生通判虔州與之往返甚密者有  
米困銘具見廉靜之風一統志已載此反不錄各郡邑載前代之  
人而此遺之明是後死者之責如再訂修名賢錄乞補載其人此  
區區好德之懿所不能已也

答復真書院書

明鄒德泳

復真一壇吾鄉學理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易庵二先  
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雍然非復人間儀表  
真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闡發之及也則真之一字斷可識矣  
近時談學儘不乏人只將真之一字對証如何大抵時學之弊有  
三矯飾於事為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  
三矜尚於氣槩鑽研於名理束縛於信果此三者似於良知俱未  
觀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出良知一脈先輩諸大賢何等服膺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九頁

守之勿失若由此談學講論日煩伎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彌甚  
毀佛罵祖以為功課恐後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夫而莫之底止矣  
昔孔子幸鱓羊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不廢今日之會何如哉  
要知人自有真貴在自復孩提知愛吾何以不如孩提也稍長知  
敬吾何以不如稍長也乍見不忍吾何以不如乍見時也呼蹴不  
受吾何以不如呼蹴之景也違心之言如何使出諸口失心之行

便得

更得

如何稱諸躬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觀動念之初凜然亭鑿在茲  
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如即貧賤困窮吾亦有自得  
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與天地其同廣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  
悠久豈不為聖門親受衣鉢為中興復真一大豪傑哉今人只是  
視聖人大焉以為後之講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  
世之指摘道學廢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生以欺世罔人之罪  
而吾邑先輩之孳孳拮拮啓迪後進者皆病呆等也今正為世道

不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絕孟氏正人心一段  
苦心耳蓋人心一正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墜心一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真之一字故舍復  
真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為同志高推率衷請教不備

論東鄉事宜請築外城書

明父南英

月日某謹頓首再拜獻書明侯執事通者流賊已從會昌過安遠  
此地去闡廣嶸峒不越百里全隊而歸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  
昌所生擒賊從訊其口詞謂賊首此歸復行招募再出攻剽仰惟  
明侯匡濟之才任事之勇赦地數十年所未見即如近者搜練軍  
實壯勇如雲鷄犬安堵奸盜不生似無庸末議仰佐高深然良有  
司數十年而一見則創制立法可為經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  
畫一此地方數十世之利非獨後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郡之  
情形有一縣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我  
可以往彼可以來名之曰通東鄉地形兵法之所謂通也上之不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如宗安宜黃有險可據有謫可擊次之不如臨川兩河繫帶阻水  
可陣賊入吾境如水注漏甕是處皆隙禦之之法以古準今以大  
例小以古準今古有以山川為險者有以兵為險者有以城池為  
險者以城池為險古之堅壁清野之類是也以大例小古之以山  
川為險者則宿兵於外漢唐之都關中是也關中天險故漢唐兵  
之在關中者僅有南北兩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為險者  
也古之以兵為險者黃帝之師兵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  
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大梁當天下之衝故盡收外兵而宿兵  
百萬於汴此以兵為險者也即如近者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  
至二萬人人人摩勵惟恐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入明侯之境  
閩兵會勦所過要索擄掠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  
鄉弭耳輯伏城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亦明侯所部投  
石起距之士先聲有以奪之也然則以兵為險之明效亦察可見  
矣今將講著畫一申明定例自精選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

一籍而藏之。註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隊伍有紀。止頑有營。放操有期。器械有部。異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其法。台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遷。我既團練壯勇。營止存定。此外鄉民。麥分而不合。賊窺我。大兵所至。左道遷避。所入鄉村。即已焚屠。擄掠婦女。搶載財物。然後大兵尾。即隨行驅逐。勢不能使鄉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旬之食。小者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眾。或以零星。或以夜劫。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大眾而已。若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疾行。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獺狐兔。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而左傳亦曰。鄙人軍其郊。必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至家易生惶惑。大兵止頑。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所入。訛傳叫。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萬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能以山川為險。而以兵為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說。而兼以城池為險。故論者嘗欲聚通縣之老弱婦女貨財米穀。收入城保。而營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至潰亂。然而縣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城北。自三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為界。東西亦如之。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公費築城若干丈。高比內城。殺其三分之一。以次相聯。四面環合。即照該都圖所築丈尺。自外城之田。至內濠之址。盡令縣民讓賣。該都縣名。照依時值。不使昂價。該都圖之民。公收糧款。創立倉廩。多建平房。小舍。遇有寇警。輦載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城。上下開設銃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者。可以施鳥銃。百子等銃。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然而必合通縣之穀粟。以免轉糴。而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然而必。



有沮之者曰奪縣民之田以予鄉民也以鄙見論之禮尚往來此  
報施之常而已當開縣之初拘集鄉民責令買置縣基或報富戶  
或限里甲民有賣鄉產而輸價入庫以買縣所限場地者既而郭  
內漸貧鄉民所買場地盡賣入縣民凡今之市肆閭閻皆縣初各  
都園之民業也今以一縣之舉公或一縣之長莫胡越同舟可使  
共濟況於往來報施禮復如是然又有沮之者曰變瘦田為民居  
妨穀食也是又不然溪外之田膏腴按壤何必以損佃種為憂若  
更為別策曰官自築之縣民之業如故則經費無措又或曰鄉民  
築城縣民豈屋則有費而鄉民任板築之勞有寇而縣民受房租  
之利如此則鄉民之避寇者何必入保縣城餘于安仁進賢南昌  
惟其親誠是處皆避寇地也通縣穀粟不必盡入通縣人力不必  
盡集城曠民稀雖城外城與無城同亦不足以奪明侯遠計矣惟  
是內轉伊邇而各鄉呼應未必即集私憂過計以為及明侯豪傑  
有為之才一日在事一日經始規模布置以待後人所謂數十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之利也謹條陳其以兵為險以城池為險者仰讀高深伏冀採擇  
施行進而教之不勝營切之至

復高憲臺請至白鹿洞書

明夏尚朴

奉別已久無任懷想遠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比來起處  
清勝為慰書中稱許過情且諭以撫按諸公之意此必出於執事  
謀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昔賢講道之所事之廢興關係斯  
文不小必得其人如朱夫子及近時胡敬齋者主之乃能講明斯  
道以淑來學願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僕資質庸下志氣皆惰加  
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踐履之功自得之趣如來書所  
云方將謝絕素所往來溫理舊習默養吾誠庶求不負初志安敢  
強承諸公之命抗顧帥席嘵嘵多言而欺人也哉此是不肖之心  
非執事莫能照察也撫按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遠所辭於未  
命之先免屢未使重取方命之罪尤是知愛之深矣力疾草草布  
此不營所懷

與張靜峯巡撫書

明夏言

向者生員葉馨來見曾有書奉言橫峯立縣事未蒙見答此承節  
 鉞按部敝郡不獲已畧言之至再執事答以第欲增割都苗添撥  
 丁糧務求事體允當甚盛心也不意別後數日愚民無知自生疑  
 懼哄然控訴觸犯霜威誠可罪也茲葉馨奉執事威令宣示圍保  
 長人等即日走赴憲臺束身請罪尚乞仁明赦其冥頑少寬刑責  
 示以寬大量行處分馨為眾出力圖成其志可憫而小人造言推  
 惑上下是規小利而動大謀執事之明何不亮之彼張某之賈既  
 自弊事在可畧生員何俊亦乞早賜放回以安人心是執事之思  
 威兼布而地方有賴矣但立縣之舉非惟教橫峯一方生靈將來  
 之患實貽敝郡無窮之安且往年姚源之亂不過數十糧鋤棘於  
 非耳談笑而起遂至於不可撲滅卒勞王師百姓受害何可勝言  
 其究亦惟立縣而始定今橫峯之民自宏治以來屢作不靖俱未  
 能繩之以法嘉靖十九年因荒搶穀為亂稍甚乃始議立縣而民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五三頁

翁從之此都人心悔過自為長久計耳蓋其善良者利於立縣可  
 免將來玉石俱焚之禍貧窮者利於立縣有差役貿易為資身之  
 謀而其無良者亦利於立縣可以湔除其積逋之罪而改行從化  
 此三利者乃斯民善心之所從生耳執事何可以不俯從乎況此  
 事僕居朝時聞鄉士大夫之言以為必當立縣及還鄉後求其利  
 害之故益見其不可不立縣是以敢為執事言之僕亦何所私耶  
 伏惟執事慨然垂聽亟為之圖早行題覆以紓地方目前之憂幸  
 甚幸甚

奉內閣費鶴湖書

明夏尚朴

生以薄劣受知門下久矣願以鄙疎自外有缺上問罪罪近聞恭  
 奉制書進東國鈞實宗社蒼生之幸豈直里閉之光耶竟抱足病  
 弗克恭詣潭府一拜重用為歎謹齋沐奉啟為布下陳伏乞俯賜  
 萬萬昔温公退處於洛者十有五年一旦復起為相四海仰德咸

拭目以觀太平之盛。明道蓋嘗私議於下，謂宜兼用熙豐之黨，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溫公竊恐慮不及此，卒如明道所言，論者惜之。生出入門下有年，且嘗竊祿於朝，故敢竊獻所聞於執事，不知以為何如。無任悚息待罪之至。

與王晉漢司馬書 三首

明王守仁

守仁才劣任重，大懼覆餗，為薦揚之累。近者南贛盜賊雖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等固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按摩調護，以紓目前。非老先生發鍼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肯賜俯從。卒授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輦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不敢顯言於朝，然又不敢不以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自阻。夫抵南贛兵力極為空疎，近日稍加

江西通志補整理組

稿紙

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則又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則其勢尤為窘迫，欲稱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有鹽稅一事，邇來既奉戶部明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而奸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省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僚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獲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之他圖，固猶計之得者也。今特具以聞，伏望曲賜扶持，使兵事得賴，此以濟實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其為感幸尤深且大矣。自非老先生體國憂民之至，何敢每事控聒若此。伏冀垂照，不具。生於前月二十日地方偶獲微功，已於是月初二日具本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可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乃往復勘議，動經歲月，形跡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先生畧去繁文之擾，行以

實心斷以大義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固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昨觀老先生所議謂閩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且復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真可謂一洗近年瑣屑牽掣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矣廟堂得老先生為之張主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今各賊巢穴之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拊撲則賊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其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抗程卿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共為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措不得已而從減省若此伏望特賜允可若更少損其數斷然力不足以支寇矣腐儒小生素不習兵勉強當事惟恐覆公之餒伏惟憫其不逮教以方畧使得有所持循幸甚

江西通志稿

三六

幸甚守仁始至贛即因閩寇猖獗遂往督兵故前奉謝啟極為草畧迄今以為罪閩寇之始亦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今者偶獲成功皆賴廟堂德威成算不然且不免於罪累矣幸甚守仁腐儒小生實非可用之才蓋未承南贛之乏已嘗告病求退後以托疾避難之嫌遂不敢固請詎勉至此實恐負薦揚之盛心耳伏惟終賜指教而曲成之今閩寇雖平而南贛之寇又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之勅旨又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

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號令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狝括，是亦非皆有司者敢於違抗事勢使然也。今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守仁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可以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礙，而南贛之事猶不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為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以弭盜，而使無與於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今巡撫之改革，事體關係，或非一人私議可定，惟有申明賞罰，猶可以稍重任使之權，而因以畧舉其職。故今輒有是奏，伏惟特賜採擇施行。

遺摺撫書

明陳泰來

大明未死孤臣，今出止。陳泰來頓首頓首。留書奉報大清執事。麾下竊聞清甯不毀，今古相續，獨有君臣之義耳。此義不明，則人道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意即天之四時日月，無處安頓，而況斯人功名富貴，如夢幻泡影者乎。泰來江西之職士也，濫成崇正辛未進士，令巖邑辛巳九月，思宗皇帝召對，欽授加銜戶科給事中，督漕有功，實授加俸一級。壬午欽改兵科給事中，察劾關協勦禦事務，癸未班師，賞銀幣，俸滿優陞京堂，循陞吏科右給事中，冊封德藩，雖前後立朝，不及五月，投袂不過七品，實先帝之舊臣也。近傳執事明示，欲盡明室紳士而羅致之，且不惜貶損，諱切致書，此得人致主甚感心也。聞方如泰來，行不違狂狷，名不越宗黨，有不足仰動諮詢，然身已先去，倘一旦使命辱臨，恐家人罔識，應對有以違執事之怒，用是預怖惴惴，以明泰來之不敢懷二心者。惟執事之垂察焉。國家大事，惟兵食民三者而已。百里之寄，已及六期，封疆之任，曾當一面。三楚兵荒，糧不能繼，專勅督催，面命以宣布朝廷，惓惓愛民為急務。是先帝之見用者，不可謂非宏且重也。往者留都之官，得與台省選者，悉由先遠汲引，先帝臨軒賜問，錄其愚計，親註清班，每承獨

名問機密夜分商確不厭得君如此千古罕匹既不能報又從而  
背之手昨歲五月聞回難即披髮往赴至淮不能達欲投水死恨  
不幸而身逢其變此可以死可以無死之時且不死或有待此方  
寸中所不敢欺執事者今歲三月十九率子姪哭於南山之巔呼  
天不應幾一慟而絕誓不再仕此時明祚猶無恙也積心若此况  
今日哉此不能奉教者一也宏光繼統薄海彈冠泰來蒙初起原  
賊復轉刑垣皆辭不敢就蓋有見於權勢朝隋苞苴畫橫為翻案  
銅憲之徒絕報仇雪恥之念倘康好爵懼負在天兩風乞骸潛規  
調且欲與舊列之同志者以不樂祿仕感悟宸衷或可延血食以  
消怨悵乃羣小恨其異己遂明謀誣以族誅非大難再罹骨肉已  
成齏粉矣然而不敢怨不敢悔者以終可以告先帝也夫不忍負  
先帝以事宏光又甯敢欺宏光以事他姓乎此不能奉教者又一  
也更有一不欲言而又不得不言者癸未四月大淸畧地而返將  
出東協歇馬白龍港泰來奉先帝命實相阮於樂永之間致勞邊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雜錄

師遠道播子路又不有攬量倍道追及與大淸之偏裨相袖旋音  
相過於原野今相綴於班行言及此執事當為善然矣若舊有血  
疾今日下數升惟悴枯槁已無生氣又不足潤高聽耳且執事之  
欲羅致此士紳者謂可與之共治天下也今日江南無人耳誠有  
所謂末一廝養卒不可得也試觀此輩不嘗為先帝所用乎使其  
有用執事末一掛榜處不可得矣即虛懷無已意高蹈之倫必抱  
忠愛之性多方致之而後決於心夫人而忠君愛國也者皆天地  
一種癡性漢也而與之守死殉道而不可與之違會來時楚逼王  
凌而老母可割魏得徐庶而終身不謀士既有志不容奪耳抑從  
末革命之會藉有一二抗節不屈之士以留剛大之氣而其主又  
能曲為赦宥以示同仁故孟津侯興不戮頑民桓元篡竊尚求高  
隱漢祚移而梅福遁晉社屋而陶潛酒歷觀往牒代有幽光大淸  
既闢薪樵之途宜恢山海之量來者不日往者不追如之何或者  
謂忠愛之人不顧成敗每思舉義圖不利即如泰來者曾歷戎行

其居鄉也。猶能兩息賊氛。既不仕。又不死。將置之度外耶。嗟乎。一君亡。復立一君者。此雖耿耿臣心。而莫必夢夢之天命。況事當其易。即庸才。猶或庶幾。時值其窮。雖有上智。末如之何也。今執事將不血刃之兵。持不能言之檄。立使七十餘城。送款者無虛日。魏武為君。亦嘗稱之曰能。然非見機違節。而欲吹燼續光。恐亦惟仰天太息。恨伊何人哉。而已。嗟乎。已矣。包胥無可哭之秦庭。諸葛絕預籌之蜀鼎。而又何憂耶。此秦來之所以無嫌無疑。決然一去。以求諒於執事也。乃所親者曰。一身得矣。獨不為妻子慮耶。夫既棄妻子而逃。又何暇計其禍福。妻死。夫子死。父自其分內。孤竹有二子。不聞今日有覆姓孤竹者。且同處覆載之中。豈能高飛遠舉。孤跡入山。屏絕人倫。與禽獸偶。以自白其有罪。示不得復為人類。設不相容。甯煩追捕哉。留夢炎必殺文謝書之史冊。觀者咎之。恃執事之明且起也。執事不見夫射鵰者乎。挾中雙之技。必寒空之有健翮也。脫虞人網。而志之英籠。擊子磨鏡。不將廢然返耶。此古今大

五八

稿紙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致因廷及之。與執事一喙者。獨是兩京既沒。天下事無復可望。泰末於此。猶懦而不死。殊用自愧。然夷齊不濺血於叩馬之日。而甘為首陽餓夫。求仁取義。千古固有深情。而秦來之偷緩須臾者。以生平誦法孔子。君臣大義。已得與聞。神聖微言。未遑究竟。今行年五十。而於周易一書。不辨文象。恐在幽冥。亦為闕事。願執事假以數畝不稅之山。使得躬耕其中。耕脫之餘。或有窺測。朝聞夕死。拜明德且不朽。留書之頃。實未覩執事之命。言無倫脊。死罪死罪。

夫天下之是非莫大於史。史以誌往牒，昭勅戒。故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史三詩書春秋是也。三史出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廢，可謂極著矣。漢司馬班固猶古遺意，而陳壽史三國，房元齡史晉，沈約史宋，蕭子顯史南齊，姚思廉史梁陳，魏收史魏，令狐德棻史周，魏徵史隋，歐陽元史宋，連金皆不無可議。獨歐陽修史唐五代，蓋勝耳。大抵以事詞勝，不以道法勝。粗之成一家之言，品之非天下萬世之定論也。夫史之可治者，莫如我明。蓋二曜經天，三代遺直之世也。兩祖鼎創，列聖繼承，其間草除靖難，土木之紛擾，忠臣孝子貞魂義魄之鬱而未甦，可史也。况皇明祖訓政要之書，二百餘年會典之計，星官之職掌，六曹諸寺郡國之圖志，蘭台石室之耆碩文獻具足，而加之王鏊王維禎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輩，微有所發明，參之鄭曉陳建之吾學通紀諸編，豈不洋洋乎大備哉。而要之

江西南省通志館稿

匪細故也。夫今之爛然為詞，犁然為事者，臣下之章奏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半，又起居職廢，仗前柱下之語，既不復詳，而正直博聞死職者不一見，則密地酸醜幕中顰笑之狀，何所寘軒輊乎？且立傳止及大臣，盛世或銅野史，可否不一，議論異同，掛一漏萬，誌小遺大方，孝孺以抗節為祈哀，謝遷以批鱗為獻諫，王守仁以倡義為從邪，况有孫家祖疏弟襲元年，國家是非之巨，未有裁定，非特三豕傳說而已。夫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才，識非常之制作，是故視聽宜公，諏訪宜勤，準天祿石渠之英，亦搜採樵負竿之論，禮聘巖穴，募收逸遺，然後折衷於春秋經緯，於史漢事詞道法，相組相成。蓋李燾之言曰：至簡出於至詳，至約出於至繁。此作史之第一義也。門下方概然欲象筆以論列當世，不佞故敢效區區愚見，以忠於同志，惟門下留意焉。



度州中贈

明鄒守益

中丞秋崖朱公之莅度量也。胎永感錄以示益。嘆曰：茲其錫類之  
 典乎？高開民彝，敬天道，用昭風化焉。未幾，公移闕于浙以。庶理福  
 建，以清亂階。嘆曰：茲其明良嘉靖萬邦之暮乎？願懷德者何以該  
 之焉？紀族勳，昭部訓，誌去思焉。公遺書以迎，通館校祭，論學于學  
 聖之堂。益曰：學至無極，翁精矣。匪聖矣，學匪天矣。希一者其本體  
 也。無欲者其功也。周遊于逸，周淫于樂，不遁聲色，不殖貨利。古聖  
 精一克一，工探摘惻惻，勵戒若足。吾儕自省，何似而依違進樂貨  
 色中，不自洗刷，將矣以拔于凡民。矧日與于聖同堂，兩儀並位，故  
 戒慎不貽，恐懼不聞，其無欲之學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無極  
 之貞乎？公曰：嘻！執嘗兩宰州治，三歷部署，五莅藩臬，思以政為學  
 而美乎助也。慙慙冥慙，遠善放過，敢不乾乾弗怠，以對越明命。

日燕靜觀堂而論政焉。益曰：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  
 猶執矩于此，以方天下之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與寧紹相剽  
 劫也。處之鎮後，興建寧外，串也。皆屠販通逃，捐生以微，無涇之欲。  
 古之訓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經猷無主，有欲乃亂。皆自上仗之。  
 濛端初萌，玩愒弗報，權資聚蓋，駭宿罔詰。肘腋耳目，漏洩情實，儕  
 書相授，勝敗非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蕩其身。犯是五藏，又  
 美尤于羣盜，故賄廉匪明，匪正匪慎，匪斷舉弗矩也。公執素矩以  
 柱其息，非方乎？公曰：嘻！執嘗仰愧罔忌，俯懼庭訓，永慮毋氏之烈。  
 思以學為政，而疎乎無統，駕也。今齒髮日邁，道大投報，敢循規矩  
 以自弛，晚節益曰：公勉之矣。學與政匪異，微也。古與今匪異，姓也。  
 多欲之靈，為跡以清，諸物無欲之鵠焉。舜以同諸天，伯益仲虺在  
 公，換其機用，贊克湯，吁以宏移存之模，而裁成輔相，身親見之。謹

拭目以視公戒行有期矣。潘某之考臨溪張子永明白坪高子世  
考肅帝以贖公拜手曰。天帛古以將敬也。而世以為賜是貨之也。  
張子願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敬也。贈以財。孰若贈以言。逆詣漢  
漢祠以徵言。蓋拜手謝曰。贈言古以責善也。而世以相為頌。是說  
也。高子願張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辭也。贈以頌。孰若贈以規。蓋復  
拜曰。夫諸君子。略共朝夕。錫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  
不暢嘉命。以納諸虎賁。

復胡莊溪

明鄧守益

莊溪老道兄。契厚執事久聞。遣無妄之災。心極相憐。而愛莫能助。  
友人每自旁歸。輒聞漸已明白。緣此等事。但求真實。若何果不相  
干。月艱朽蠹。即有所損。實亦比于災禍相尋。俗所謂財去人安。語  
雖粗。理却密。聖人損益未除之教。大底如此。今歲做點地產。不熟

六一

者却少病。成熱地面。即瘴癘大作。天道人事。每每俱然。執事可以  
安命。慎勿怨天也。魚遭此番。亦足為警戒。處人務從強和。使人愛  
而不忍相傷。始為善居。鄉善人務詳察揀擇。不可濫收。及既留待  
之。有思。使人與我相信。始為善居室。亦不為於身心。無補區區去  
歲作一書室。攜妻子居之。初脫溲溺。汚暗福仄處。纔有灌畦。延容  
之所。即災禍疊生。一歲之間。暮喪三舉。而次第造夫。於七月內失  
之。歲治。附先墓。兩旬野寢。今晚始歸。求一歲平坦。不可得。今深信  
損益未除之於身心。極有益。當時刻勿忽。執事欲區區有言。無過  
以此自驗。自察也。使未送白粲并食品書箋。俱非所敢當。近有見  
德者。必逆壁。使以路遠。見新。不得已。一一收內。外具葱白。衣段。四  
端。新書八冊。熟亮筆三十枝。襪二雙。聊酬雅意。幸相鑒也。惟執事  
杜門自愛。為屬。切勿過享用。多施薄積。崇儉持強。即消災保福之  
道。惟信之。

上魏撫臺葉按臺及都臺書

明曾汝名

前月因泰和士民欲留徐令免覲自維輯瑞大典豈容以意保留  
 惟是輿情所向只勉附諸鄉官具啟白臺聽憑裁奪耳乃復捧答  
 示該司商確則可否惟命是從矣茲不揣疏遠則更有所陳瀆者  
 願屬邑龍南乃不佞生長之地視泰和倍切者也地止五里山多  
 民瘠只靠耕種營生年來山寇蹂躪於鄉民供刀俎屍山血海家  
 散人離即力耕穀種亦且難辦况歲課耶况又額外無端之歲課  
 耶近來袁州府鄉官因厥府賦稅獨重欲令各府照例加增奉命  
 派餉龍南六百餘兩召聞之驚惶欲死若不為民間陳困苦之狀  
 於臺下則召豈視里人如秦越者耶夫袁州一府賦稅獨重是矣  
 願州一府則壞成賦亦非獨輕者也若龍南一邑尤磽瘠之極疲  
 敝難言即正額猶煩徵比若額外將安措處邑令韓一龍抵任之

六二

初即當山寇大害勉力供餉調撥行糧大捷於九連山之麓此其  
 力之所得為者也若欲強之徵比小民勉輸額外之稅則不惟任  
 意鞭朴本官不忍為而無米之炊巧婦亦不能應恐家怨人怒將  
 與官為難本官惟有席蒿待罪於臺下已爾夫任土作貢賦有定  
 額矣龍南之民不耕於其土則賦將安出袁州府官豈未之聞耶  
 一畝之人父子兄弟亦無代稅之理况隔遠絕不相關之鄰邑乎  
 况斃小民欲其勉供正課即竄匿猶曰本分若分外之徵恐其逃  
 竄避方或作溝中之瘠必無生理袁州鄉官何忍作此業障乎往  
 歲不知何因而加派龍南八百二十四兩零今復增額六百零五  
 兩共派一千四百三十三兩有奇是鑿羽者尚未得一枝之安而  
 哀鳴者有不增中澤之號耶縣令蒿目民艱不敢上聞召乃身受  
 剝膚之害敬裁小啟呈瀆

為阻冒籍與楊太守書

明黃大節

草木食草衣伏在萬山深處故雖獻歲發春未及遽年修侯歎歎其何言屬者事有關於公議而情之痛切不啻剝膚輒敢向老公祖鳴之乞垂矜察敝邑四封大不過如股掌其在轄屬最稱凋瘵之鄉往者民不謀生安坐而食故田土財賦罄食於古之萬泰者七八即今比屋列廬而市多屬異鄉之人幾於中分信邑矣所僅保全學宮一片地守之甚嚴而捍之甚力自開國以來二百數十年未嘗容一外籍者境入其間益不如是則最爾信邑名隸於度而費入於吉矣頃因童人徐謝諸人鑽刺胥考生員曹某等從公屏逐亦修往年之故事耳特其意氣乖張語言失次觸怒於父母陳令致以聚眾訕侮申之諸生誠不能無罪然其中亦有可原也臺慈洞偏優容真天地覆育諸生方日夕望恩以庶幾得及於

六三

寬政其如撫臺批行增學頓草衣巾并究餘黨盡法從重令初心宜虞至此今亦怵怵不自安矣而況窮治之間人人自危士心解體某竊謂苟幸瓦全諸生是實所以玉成賢令也至於冒籍一節所關敝邑利害者甚大緣土著式微才力不足以敵流寓若此端一開其牽朋引類以客來主而較轆我邑者何所不至劉石諸胡之亂華金元二虜之傾宋往事固可鑒矣所恃老公祖在上殿我邦人忍令屬邑陵夷一至此乎此某既哀鳴而繼之以泣也峻其防以杜其漸北面台慈有深望焉氣短情蹙不知所云臨楮豈勝悚慄外禁冒籍一冊伏希雷神賜閱

答母知縣書

明黃大節

決月以來外議嘖嘖紫亭書致明公疑僕持縣陰事上之院道千  
 百人如出一口夫訛言沸必明公蓄疑深蓄疑深則必匿怨甚矣  
 而不知僕無可疑無可怨也是在明公之自反耳嘻噫士君子之  
 誦法聖賢其處心造行要必以正真忠厚為主即不幸而遭構  
 饕餮其人日擊叨憤穢毒不堪之行所以處之宜自有道若上之  
 不能明目張膽面折官邪以蘇塗炭之民次之又不能深自如忍  
 曲為長厚以守居鄉不非大夫之訓徒奏舌搖擊暗撫短長射影  
 含沙以竊幸於一中夫夫也可憎則穿窬可羞則妾婦曾謂人也  
 如僕也者距肯一旦下同此輩之所為哉天理自在人心公道聽  
 之輿論僕原不欲置辨第先月嘗前一牘蓋發憤於明公之廢禮  
 者以時方猜劇不得不楚爾寢閣須事久宜論定矣而大夫青天

卷

六

白日亦何嫌何疑而引避若是輒此畧布腹心并以前牘投上惟  
 明公置之案頭虚心平氣而諦覽之萬一固執疑猜謂僕言為亡  
 當也院道具在可從曾證願奉明公以往何如僕延佗

又答母知縣書

明黃大節

一之日聞啟聖雙節陽明鄉賢諸祠之祭皆公攝捨攘荒涼品物  
 半缺僅成兒戲嘗致二箋於文學英君為典禮惜也知英君不能  
 徑達明公尋欲奏牘又慮衙役滑賊或委其罪於里排明公素暱  
 左右而魚肉編民者必移怒而箠楚之故隱不即言也然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率此相沿典禮幾廢尼父不云乎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矧鄉賢之中吾先公儼然在焉僕如結舌其如辱我先公多矣  
 若移怒之慮僕亦過計之甚也夫丁祭大典費有常經里排輸賦  
 在官未嘗通負至於董治祭具自有司存原不干涉而條編律令

禁用里排正以休養元元也良法美意在在奉行惟謹獨明公弁  
髦明憲自下車以來事無公私一切倚辦於是踐更者當年所費  
每戶不下千緡明公獨不思曩聯句見嗤彈丸黑子甚矣莫以堪  
此乎此邑屋蕭條而民愈不聊生也詩云小東大東行軸其空傳  
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明公即欲淫刑以逞甯無念及此哉僕不  
復收收謹以所致吳君賤次錄左方示持兩舌戒者背面無敢賣  
語幸明公有察

託吳學官達母知縣不祭鄉賢書

明黃大節

小孫駿奔歸問其主鄉賢為誰曰先生先生鄉之有道人也先祖  
與一二先哲稱榮矣故事縣官往往親職祀事而牲帛等類皆精  
虔今上情則下慢致今有豆無實有爵無酒甚者以松之脂代香  
也可笑哉縣官尊臨境內允應自重惟是國有典縣官親職祀令  
甲也尊令甲者尊君不者無上且聞里有喪邑大夫必往而喪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不必顯喪之者不必皆衣冠也吊里喪則躬之鄉之先賢之祭則  
攝之耶於彼甘自屈於此反驚然不欲屈吁嗟乎何敢知乎先生  
鄉之有道人也敢敬請質先生其謂之何丁祭公家事也例不敢  
趨謝惟先生諒焉

與甘健齋書

清彭士望

健齋身分本易堂一席真好人程山學道亦健齋天資為尤近其  
病在聰明活動於人情世故仍不無周旋如果堅學道不宜半上  
若下悠忽拖帶當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即日割斷命根移入深  
山向心性源頭理會期三年五年之久基地堅實度可載物無少  
傾撓庶幾成一儒者體段若徒日月記過時時逐事終身在悔吝  
補救中過日將末作何歸宿雖頗賢於流俗必不能為成人而卒  
無所得於聖人之道內無成於身外無救於世虛擲此數十年有  
用之歲月真可惜也且望所謂離鏡歸靜非釋氏枯槁寂滅之云  
也

也 有生碧氣如麵入油最難拔出其所謂嗜慾見聞精魄偷心情

氣氣質知解意見墮地以來填據神奧繭絲牛毛抽剝無盡苟僅  
從事於室道隄防如治河從塞下流始工力萬千蟻穴可潰須刻  
刻精明心體涵養性真四勿六非念念警察如是久之操存日熟  
氣習日疏幾幾有已充實之地以之應物鉅細險易紛然雜投循  
理動靜恰當天則其微有未當者亦不難為顏氏不遠之後天下  
毀譽天圮平成物既自然我無一事如是始謂之學道望昔嘗從  
事其間矣今雖廢棄於中境候猶能憶及當靜坐持循時偶然念  
起非善非惡是偷心也偷息矣而氣遷非動非靜是游氣也氣斂  
矣而境觸非理非欲是物交也是三者固習之微者也而天地風  
土之雜揉父母胎孕之偏枝又有所謂氣質氣質變化如革形體  
焉而工難而倫類好惡之難齊人情邪正之竝立學問甘苦之異  
尚時世損益之殊宜又有所謂意見所謂知解之渙釋如移山海  
焉而工又難抑更須全盛精力精力不充則胸中昏暗無親切之

工字通古清生里且  
六六  
備紙

味且讀書接物應事語言過久則此心不覺漸移氣入為主與靜  
中之執則不相肖苟不培養而或馳焉則議論世事之臧否簡點  
他人之過失搜求前輩先賢之病痛紛然肆出而不自持比擬聖  
賢倣其行跡虛美嗜好技能種種已私隱逗潛躍居勝護前喜曰  
嫌異實不得消高不得下此為好名務外放心已甚何謂學也健  
齋真志聖學請自今一概屏絕即不能矢死入出宜收拾散漫痛  
懲紛雜凝然著理從性體細微澄練纖習不留於平時所云前日  
王門今日程門此日鷺湖往年致知中年主敬近年畏天俱是名  
目借徑為古人爭閒氣立塗轍起爭端於自己用力殺手處全不  
在此也先曰為命師序頗嘔肝血今更為健齋剋心澀髓竭盡言  
之天下既少明眼人又未嘗粗歷境界瞻顧護惜不易出口令師  
近為健擁戴微有壇站習氣此根蔓延發病不小故望不惜將死  
言雷電合作意欲賢師徒通體脫落更進一境屬筆縱橫頗竭誠  
敬火卷令師丙申四拜之恩為望稍彌憾慙也世界公共性體渾

同聖賢淵大。切莫認作一家一門私貨。入附出污。增減價值。枉窒人才。依傍門戶。銷磨精力。為後人之復笑。後人良可哀痛。宋揚二公。序為寬的。當人寄往。甲乙詩及外二草。細閱歸上。幸時省覽。望老矣。此生墮落。屬望數子。令後人有託。藉立身世。努力努力。不中教我。

與馮審菴書

清謝文海

儒禪徑路之別。諸家聚訟紛紛。後學久莫識所歸。吾輩幸獲講學。不有以剖析分明。將歸宿何所也。大抵禪者以知覺為性。吾儒則以天則為性。仁敬孝慈信。以及動容周旋中禮。無往非天則也。所謂降衷。所謂秉彝。所謂中和。皆是物也。至於見聞覺知。則心之虛靈為之。所以乘載敷施此性者也。是佛氏之所謂性。正吾儒之所謂心。吾儒之所謂性。正萬物統體一太極一物有一太極是也。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從心所欲不踰距。仁與距。性也。心則其不違不

江西黃志高整理組

稿紙

踰者也。張子性無為。心有覺。尤為顯切。至下手之法。又迥然各異。禪者用逆。儒者用順。彼法以意識念慮遷流不息。總為前塵。故六祖語。惠明以不思善。不思惡時。覓本來面目。為真諦。只是絕却思路。從無可思處。逆轉一觀。瞥爾見全體也。後來參公案。機鋒棒喝。截斷意識。皆是逆法。吾儒入手。曷嘗有此。人心真機。安可抑遏。縱極喪之極。亦有不能昧沒者。何必更逆。向香無朕兆之所。方為用功之地。如孔子答諸門人問仁。孟子舉仁見之。休惕孩提之愛敬。噶就之不屑。皆是發明下手用功處。故朱子明德註云。當因其所發而透明之。大學中庸扼要。只在慎獨。獨即幾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誠無為。幾善惡。蓋誠為實理。即本體也。謂之日無為。即張子性無為為之旨也。感而遂通通。則舉動耐酢之屬。無所不該。即張子心有覺之旨也。大易謂極深研幾。蓋研幾之功。乃徹上徹下。扼要之方。



而學者或以此為未足，更欲於幾前進而求之，靜求之，無為，不惟悖先儒之訓，即溯之孔孟成法，實未嘗遺人，以險艱孤僻之術，以塞此道，蕩蕩平平之正路，間疑陳白沙先生取徑於靜坐，似用禪家逆法，其流弊將使後學輕彝倫日用為不足務，而慕高遠，抵虛寂，以為歸，其為世道人心之害，恐不淺也。文海後生末學，豈敢妄議前儒，惟是途徑一差，毫釐千里，深為可懼，故敢即昔所自為疑信者，一陳諸左右，惟先生憫其愚昧，賜之裁決，如得大道，昌明則繼往開來之功，將於先王是賴，又不僅文海一人之受益已也。

癸巳與李仲開

清謝文海

讀復友札，覺甚謙和，足徵進德氣象。文海每思筆札間亦是難事，切直者多凌厲之失，謙和者隨周旋之弊。先儒如象山則不免於凌厲，如陽明則周旋之處，間亦有之。求其切直而不凌厲，謙和而非周旋，惟程朱其庶幾乎。承指出書牘凌厲處，極是。固由粗鄙失養，亦緣讀象山集，得其清，但得其隘耳。百凡願時指摘，不獨筆札一端已也。切望切望。

人心之壞由於學術學術之壞非禪則俗然先聖賢之教每因人而施而後世儒者亦多因當世之弊而立說姚江懲支離逐外之弊而特拈良知雖其說未免似禪而實非禪也以其不離天則而又非求頓悟故也其後二三門人失師矩矱一意標新炫奇將空靈圓滿後大疑弄反不如真善知識從苦功得悟自成其為釋而於吾儒渺不相接之為猶可恕也蓋竊禪混儒之輩逞其狂慧蕩閑踰檢相趨而成無忌憚之風其為可畏也甚矣來教云此非姚江之失不善學姚江者之失也謂之不善學猶似失出夫其橫縱輕浮險僻之子竊入其中以遂其私以張其幟人心至此不歸獄於竊禪混儒之學術又誰為任其罪故文海所主張工夫為多與同人講習扶錢柳王亦有所懲而然非敢別立門戶以相標榜也

六九

不過即姚江良知之說為之暢其旨清其疵辨其誣庶以禪混儒之弊可得廓然也至於俗學之弊雖淺於禪而其害實過於禪其挽之之法又實難於禪何也蓋造士取士之法不求原本但問辭章而榮名厚利俱出其中人心誰不鼓舞而狂惑於其中誰復知心性為何物及其甚也家無孝友之祥而俗有亂賊之禍皆俗學之害也雖或聞人講說良心未亡亦思啟發而上賞招之重弄驅之遂使父兄師友妻子奴僕無不互相激勸以杯水之心安能救車薪之功利故文海以為挽救之法又重難於釋氏職此故也然有志之士盡其在我斷不以救世之難而遂自墮其業且風俗汚變已極正學蕪蕪已久剝極必復自當有無待而興之豪傑出而振之此在足下與貴縣諸君子豈能辭其任願請君子克敦實踐以究古先聖賢之奧屏除門戶以收諸儒之全平氣虛懷以廣

同人後進之益汲汲皇皇如救焚拯溺以起斯民於塗炭此文游所等寐不忘而跂足以待音也敢不報策篤蹇以相隨於後文游今雖心切負笈而機緣尚有待足下與盛友或遊訪名山道經傲省使文游得一接有道馨款尤所欣願去秋遠辱惠書草草布復曷禁神馳敝邑同學仲閻季子名芎林健齋甘子名京皆能以斯道為己任是亦足下所欲聞者故并及之

乙未答甘健齋

清謝文游

文游於此道不第孤危幾於墮落矣得健齋一振焉得不感憤思起乎再三吟玩手書既秉至誠重以謙德豈敢以小讓而阻進修願自此相成相成之道當如一體一洗夙昔姑容之習務在徹盡形迹獨居同處心心灌輸促膝郵函字字披瀝蓋以所期所任有莫大者存焉不但在不相玷負己也曩時弊習皆由自私自利之處不能剛決以此自疑復以此疑人故晉接之頃儀文之間非不不極其綢繆然精神命脈之際靈氣不相攝授靡徒薰蒸觀感未見其實即言詞婉篤規戒詳勉亦無其事朋友之皮膚尚自強飾朋友之精血幾漸枯竭矣鄙衰懼悼久欲與二三知己宣白救正而未能今感健齋誠切如此友道之幸實斯道之幸也

所貴乎會友講學者將求一是以去眾非身人各抱其是不相與  
 質證則祇成其私是而非大公至正之一是認私是而不顧一是  
 其病因重雷同附和於一是而隱隱各護其私是者其病尤重今  
 文游與先生總明道原非護儒護釋起見未書云證有未安不如  
 不證各相安於無以兩存其是若強證之反生疑謗文游以為如  
 此不惟無益於儒亦無益於釋無益於文游亦無益於先生夫理  
 有未明不妨數辨辦理既明然後心安而非僅安於迹象如以迹  
 象之相安為是則是世俗情面之見豈學道人虛公求理之謂不  
 忍故異不敢苟同彼此問難微色發聲亦非動氣意有未釋百折  
 不回及至沛然無礙如冰雪之投水豈有疑謗之嫌哉前承賜教  
 陽明四言宗旨謂下三句只括在首句之中學者只當於首句下

七一

手參得透徹一了百當文游則謂首句只在下三句內若於首句  
 下手令人蕩然無歸於下三句下手自然不離首句用功之久默  
 相契會且與孔子子思弟友之道顏子克己復禮不遷不貳孟子  
 仁見時怵惕惻隱孩提愛敬及陽明傳習錄中諸說無不脗合如  
 先生言不惟違戾孔孟即陽明宗旨亦原不如是惟與龍谿四無  
 之說相似乃龍谿又云明道顏子所不敢道以顏子明道之資既  
 不敢道則道之亦復何益要之五儒原無此說龍谿亦不過從禪  
 宗剽竊得來耳禪宗頓悟之說文游昔年所枉用信慕者大慧語  
 錄亦曾細閱中峯廣錄亦所嗜讀其餘禪集及楞嚴維摩圓覺諸  
 經俱約略揣摩至於參公案看話頭亦曾用過極力苦功其警爾  
 省悟處亦獲兩次及今醒悔始知吾儒康莊大道自與旁塗小徑  
 迥不相侔若必謂致良知工夫與禪宗頓悟相合則謬甚矣且無

論孔孟只從孝弟倫理上誨人。豈無頓悟本體之說。即如傳習錄中。亦是言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即是良知。不假外求。若更無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格致之功。又云。良知在人。隨汝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喚之以賊。亦必忸怩。又云。洒掃應對。就是物。童子良知。惟知此教。洒掃應對。就是致。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熟耳。凡陽明所語。大率簡易直切。何常別却格致。先生所云。晚夜皇皇於本體上參得透徹。便自一了百當。且先生之旨。雖本自禪宗。究於頓悟法門。亦尚未徹。試取釋典證之。自見也。來書又疑文海為寬佛文海之所論。在當下入心處。先生所舉。乃在歸宿處。如佛身充滿法界之偈。豈可論於入手時乎。蓋入手即釋迦。亦須雲山六年以後。

七二

諸祖工夫。俱從大死中得活。然其教皆置却應與用。而單拈本體為要。若吾儒則不然。孟子書固具在也。象山云。汝目自明。耳自聰。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敬。與前所引傳習錄中語。無非指應心上工夫。即說到極到。中與一及無聲無臭。皆不離此。所以陽明詩云。無聲無臭。獨知時。必獨知。然後無聲無臭。不至認為斷滅。夫此獨知。人誰不有。但為習染沈痼。甘於自欺耳。必曰。獨知不是本體。須於獨知之前。更求無善無惡之體。則大失陽明之旨矣。即此獨知。便是無善無惡。試觀乍見孺子入井時。有善惡否。純是一段真機。神感神應而已。龍溪教人。亦只從一念獨知入。微處自省。自訟。其四無之說。雖若超妙。然云從無處立根基。從有處立根基。不知從有處立根基。即是从無處立。有不離無。無不離有。此處若分兩種。則其為悟。亦意見耳。蓋吾儒工夫。決與頓悟之說不同。即孔

子默而誠。蓋子欲其自得。亦是從日用常行內積累而來。非懸空  
求悟也。否則是不集義而正心。與忘助者同病矣。先生教人專欲  
從此下手。豈不鈍塞學人良知乎。又游竊窺先生。總是於儒禪入  
手處分別。未下譬之射者。支離俗學。是無革亂射。致良知者是懸  
革習射。久之操練純熟。發處即中正。鵠禪宗頓悟。則不與爾以革。  
亦不許爾射。要爾平白地討出。正鵠來。意欲求其弗歧也。豈不難  
哉。文游每傷人心。罵頑儒。學中衰。惟賴此良知不滅。昭示真機。庶  
霍然有起色。若又從禪宗頓悟教人。從無善無惡處懸空參取。則  
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且身為儒者。但當從儒學。儒先生曾云。切到  
處與禪無別。則禪愈可不必矣。若云三教並傳。廢一不可。此陋儒  
鄙儒之見。不謂先生亦復爾也。象山云。異端能惑人。自吾儒敗績  
而入。使唐虞時道在天下。愚夫愚婦皆有渾厚氣象。即活佛老子。

出亦開口不得。大儒高識巨論。真足以破愚立復。又何釋之足以  
煩人辯論哉。文存今幸附諸君子後。講學伊始。願諸君子俱從大  
道仔肩。以求同歸于大公。至正之一。是語言之間。微有不合。決不  
至因此介意。昨於會講時。請教先生。便賜督過。今此絮聒。極知不  
避。伏冀以明道為念。特賜原宥。靜中有得。勿惜垂示。幸甚。

戊子與甘健齋

清謝文游

足下穎悟超群。波瀾濶大。傾心向道。且不以下問為恥。然猶復有  
 一刀兩斷。下不得手。十辛萬苦。耐不得心之疑。此則助長之病耳。  
 不則將迎。意必之為累耳。所謂為學貴大勇者。如來書云。確信無  
 疑。與一語之下。反心自悔。即是大勇。陷溺習染。原非一日所得。乃  
 浸漬淹貫。而就如潦水之透衢巷。其長也。以漸消也。亦以漸。今遂  
 欲一旦截然不復更發。恐從古無此棘手。即使強力適當。頓爾不  
 行。亦但可謂之難。萬一卒發。冲防毀隄。當復更甚。足下但當於確  
 信處。愈加確信。優悠沉潛。生意日滋。決洽融液。真機躍然。則生處  
 漸熟。熟處漸生。從前所痛惡而難去。悍擾而難馴者。不自覺其蕩  
 析而無有矣。但知有樂。何辛苦之云。下不得手。耐不得心。切須耐  
 心。大放襟期。寬放程限。日用常行。泰容密察。則培植灌溉。日充日

懋。又何患生機之不茁發。成賊之不偃息哉。

與甘捷齋

清魏際瑞

十一月十一日有信附湯使來想不浮沉日月又既四旬所造當  
 復有進境也嘗論程山諸公本立功深皆我師範黃維緝暨捷齋  
 又能見諸行事有用之學非虛設性命者可比而愚則以為維緝  
 見義必為聖賢中之豪傑吾黨所宜萬分愛惜莫邪干將用以屠  
 割龍虎是為適宜苟斫鐵斬石非折則缺以割狗彘遂失威靈夫  
 聖人之道不在位則不謀君子藏器待時而動易稱儉德辟難語  
 云危行言孫孟子有為而後可以為苟徒惑見義無勇之言  
 執志士不忘之說則俊厨顧及履轍在前從井救人孔子所戒况  
 維緝上有老母外有尊師聶政不敢以身許人子在回何敢死斯  
 何時哉可以戒矣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暴虎馮何吾不與也  
 夫惟道德理義之人能不屈於時勢然正惟道德理義之人而後

七五

可與語時語勢故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又曰善強者能弱善勝  
 者能敗敗所以全勝而弱所以保強也道有所不行勢有所不造  
 財有所不給時有所未至則君子夔屈焉微服過宋陳蔡要盟豈  
 聖人所欲哉執莫大於弑逆孔子未嘗伐季氏而討陳恒禮莫重  
 於親喪原壤登木而歌孔子若為弗聞也者而過瑞亦未悉請君  
 子之何者宜行宜止而言其大概冀臨事之際將有所以戒懼而  
 審處之者此確齋疑叔和公之所欲言以瑞躁動妄行常犯大難  
 故使親切言之足當殷監其或言之不倫則捷齋又宜有以教教  
 也



向以天雨與人從間道之新城不得暫過至今怏怏所教射菴送熊生序經義氣節總屬虛美云云弟今雖未甚記憶恐射菴初不如是或詞氣抑揚過當而自晦其意也謂刑名富強智謀才武有濟於世經義氣節反不如其實用此則專就經義節氣迂疎已甚者言之故遂抑之於其下先生所云刑名才智區區有利於一時遺害後世不小經義氣節之士雖未必見用於當世而啟迪萬世人心維持萬古綱常者功甚大此又專就經義氣節之最高與刑名才智之最陋者言之故遂伸之於其上愚以為兩者之說皆所謂鈞金與羽比量重輕驟而視之似為大反細而求之實無異同何者經義氣節迂疎已甚者在先生必不以為是而刑名才智違教害義者實射菴所不與程山易堂大抵於體用中各有專致彼

此勤勤皆欲出其所見以輔所不足非苟求相尚也頃拜手教諷繹十反不敢輕置知先生愛易者深望之甚大惟恐其或有所誤以誤後人易所謂麗澤之義正在於此關尹子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聖人之言則然弟每服誦斯語以為四書五經莫不如是譬如製丹丸者以乾棗固其土服半夏者用薑夫一方之用必兼佐使一藥之味必藉炮製矯其偏而去其毒然後食之者有益而無損吾輩為學立言自多偏至雖其是者不然無弊朋友講益所謂佐使炮製以成是藥之功免是藥之罪者而敢不敬受乎易堂雖竊有意用世然不獨其體雜而未醞即所謂用者舉一漏十未能得其要領毋暇他論以弟一人言之講求古今當世之務蓋亦有年每自揣量其裝禮樂之任一旦驟以相屬自信何者真是勝任殆無一而可且今伏處草野亦每有猝至之故盤錯之會

遑遑室塞顛躓不能中其窾會而洞其首尾故弟輩之總總然以致用為言者非獨言其所好實歎其所不足以為難而共勉之也先生之言體亦深見立體之難以相勉而非謂以吾之有餘者告人故曰細而求之實無異者此也朱陸之說紛紜於後世弟竊以為誠明明誠朱陸之學原無異同而異同特生於其辨而致其學則朱陸之門人可合為一而况於朱陸乎然則由躬菴之說長於濟世由先生之說長於持世有持世者以操其本有濟世者以治其標輕重緩急之間因時而制其宜固有非言說可盡者又承示造就人才甯重體而用不違毋重用而體或略此至當之論尊作會講一篇弟以性命之學未嘗用功不敢妄加丹黃或一字一語謬為訂正紀侯去國篇體確文暢具詳評語中日錄一冊奉正乞先生暨諸同學細為指摘覓寄新城可也

與謝約齋

魏禧

貴堂會講弟意欲增二條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者適用然在學道人尤當練於物務使聖賢之言見諸施行歷歷有效則豪傑之士爭走向之愚謂會講日當分三事一講學今所已行是也一論古將史鑑中大事或可疑者舉相質問設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一議今或己身有難處事舉以質人求其是而行之或見聞他人難處事為之代求其是於三者外更交相規過過有宜於公言以要其必改者則公言之有宜於獨言者則解班後私言之當日所論有確切足訓者令退書一則編於公堂永作觀習如是講學則是非之理明論古則得失之故辨議今則當事不眩規過則後事可懲庶內外兼致體用互通否恐本質雖美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目茫昧忠信謹守之益多而狹

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賢學也。先生與諸同志酌而采之，  
又  
別又四月，近惟學懶漸近自然，雖筆墨吟誦亦都不理，他無進境，  
足為先生道也。前過程山，芻言深荷采納，愚竊謂先生之學以調  
養心氣為主，然心氣虛靜，何由徵之？但能於橫逆之來不憤激，於  
逆耳之言不嫌忤，於煩雜之境不躁亂，則此中學問得力與否，便  
自可考。故養心氣者不止靜中得力，而須以平心察理，小心耐事，  
丸輔成之也。鄙見如此，望教之。

上宋撫軍書

清萬任

恭惟執事一代偉人，兩間正氣，承淵源之家學，擅風狂之名宗，節  
鉞來臨，撫茲江國，凡所以潔己率屬，造士養民，極其心與力之所  
至，無隱弗燭，無遠弗周，蓋四方莫不仰真清而百姓固已蒙厚福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自開府江右，未有岳立雲垂，如我公之德澤及於生民，歌思當在  
奕世者也。乃尤以崇起教化，扶正人心，為制治之本，蒐閱郡乘，慨  
念舊額，祠記有裨風化者，悉經兵燹，未能編復，檄所屬詳加確議，  
創為理學忠節名賢兩祠，置主合祀，人為傳贊，弁勒修復，始末曰  
豫章祀紀，其於羽翼道統，扶植人紀，襄政教而風千秋，真不朽之  
盛事，如公所序言者矣。而任讀公所賜祀紀，竊有不能無疑者，所  
有大節祠，原祀黃練諸公十五人，事核於百年之久，詔舉之初，祠  
非私建，名無冒附，今忠節祠置主黃練而外，止列胡閔周公，是修  
曾公鳳韶鄒公瑾魏公冕王公良顏公瓊王公宥存十去五，而彭  
公與明劉公瑞王公高蔡公運顏公有為不與焉，則何耶？將謂此  
五公死有可議，祀所宜革耶？則彭公與明與黃練胡公並被逮，不  
屈死者，死固彰彰也。劉公端王公高並以事孝孺，欲坐黨死者，其  
殉孝孺，要以殉建文也。蔡公運則守賓州城死者，守為建文守，死  
為建文死，可知也。顏公有為則顏公瓊子，同父自盡於沛縣者，死

孝仍死忠也。死者光明正大，而非有勉强輟轉之私。事見革除志中。詳司馬萬公恭碑記，無可議也。舊惟范志大節祠小註，偶遺王公省名，未共載數耳。厥後盧志暨陳公宏緒續修志，皆載十五人，即伏讀公移，亦稱十五人。中間有云：凡已在祀典者，前人必有定論，而增損於其間，則其事鉅，其關匪輕。今所增入，主既加確議，以示無私，而損此五公，意必有說。以處此，雖起九原，足服死者之心，而傳諸久遠，不啓後人之惑，然後可使無端而遺之耶？則論古考詳者，將有忽畧里漏之訾，其何以昭慎重，使有為而默之耶？不顯正其當黜之故，而議者無駁詞。祀者有廢主，則即事原情者，疑有愛憎取舍之僻，其何以見折衷？任向闡通志吉安人物，未載彭公與明顏公有為名，而載顏公瓌。小註云：遣次子有為歸，不載從父死為曲筆。矢資劉王兩公，雖志載矣，而惜其未祀于鄉賢，為缺典。蔡公運本南安府屬之南康縣人，志載官爵死事，與原祠記諸公皆以縣名，不以府名，相符為可信。而南康府人物有同名蔡運者。

江西通志九 物 卷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通志仍謬註祀大節祠為可笑。其陳公濬反不特書附註，父大猷下為不合。今陳公得增入理學祠，幸而已。及祀二十四先生，止一胡公直，號廬山者，無敬方胡公直也。今以同名而得並祀之，忠節若蔡公，又有同名者，而併逸之。將諸公於此，亦有幸不幸耶？舊遺俎豆於十世，一旦而奪其端，蔡其何以安先靈？且使來者將曰：盡節如某公，重祀如某公，何更中毀？幸際光復，而姓氏剛沒如此。無子孫之仁孝者，以陳請之，無士大夫之賢明者，以訟言之。修行侯名，究歸泯滅，曷益哉？其何以鼓後進，始任廟拜祠下，指數五公，盡主位，謂必有言於執事者，不致以興廢擊墮之大典，彰往勸來之盛心，而毀予人以咤嘆惜之妄議。今觀祀祀成帙，而未有闕也。遺之則遂遺之矣，黜之則竟黜之矣，故不避狂瞽，干冒鈞嚴，應否補削，伏惟執事裁察而明教之。

